

联合国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五次全体会议
1993年9月27日,星期一
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英萨纳利先生
(圭亚那)

嗣后:弗洛索维兹女士(副主席)
(波兰)

嗣后:弗里奇夫人(副主席)
(列支敦士登)

嗣后:穆苏卡先生(副主席)
(赞比亚)

下午3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127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例表(A/48/414/Add.2)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审议本次会议议程项目之前,我谨提请大会注意文件A/48/414/Add.2。

秘书长在他载于该文件的来信中通知我,自从他1993年9月21日和24日的来函以来,几内亚比绍已支付了必要的款额,将其拖欠款额减少到《宪章》第19条规定的数额之下。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以注意到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里克斯·克里斯

蒂亚尼·布尔米德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里克斯·克里斯蒂亚尼·布尔米德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里克斯·克里斯蒂亚尼·布尔米德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对大会讲话。

克里斯蒂亚尼·布尔米德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十分高兴地庆祝你一致当选主持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工作,特别因为你是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个姐妹国家的一个杰出代表。你在开幕词中阐述了你所憧憬的世界,发言中充满对国际现实的认识和见解。你促进我们自力促进《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建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并鼓励我们在努力应付面对我们各人民的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同时,思考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你的讲话展示出你的敏感和智慧。这种敏感和智慧再加上你在多边主义方面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能帮助我们积极走向变革,努力实现联合国组织的各项目标。

本记录可以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经有关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签署后,在本文件印发日期后的一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室),并编入记录的副本中。

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Distr. GENERAL

A/48/PV.5
7 October 1993

CHINESE

我们也愿感谢你的前任,保加利亚前外长斯托扬·加内夫先生以成功的方式指导了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工作,特别是他努力振兴和改组联合国系统的努力。

我们还愿同其他国家一起赞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感谢他以献身精神和勤奋的工作领导我们组织。我们再次表示我们信任和支持他完成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艰巨任务。

我们连续第五年来到这一最崇高的国际讲坛上,每年一度荣幸地介绍正在我国展开的进程和进展情况,虽然我国是一个小的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进程仍代表着现代历史上争取和平的最复杂、典型和有利的力量之一。

1989年,前我们首次在这一讲台上让世界各国的代表讲话时,萨尔瓦多问题这不过是那场令人悲哀的声名狼藉的冷战出人意外地开始收场时所留下的一连串问题中的一节。在此之前几个月,我们刚刚带着从我们的良心最深处产生的一个崇高目标接管了政府;以及尽人力所能为萨尔瓦多冲突找出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这就是我们政府在这第一天对萨尔瓦多人民讲的话,做了一个庄严的承诺。在关键性的1989年9月,就在世界将要目睹地球上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强权这一令人几乎难以相信地解体前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在联合国重申了这一承诺。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困难,但也被所有人都带来了希望。

如果我们想诚恳地解释我国的历史,我们就必须说,萨尔瓦多的和平进程就是沿着各种不同的途径探索的过程,这些从我国诞生起就存在于萨尔瓦多人民的生活中。我国的和平进程不仅仅是寻求一个理智与合理的办法结束一场不公正和痛苦战争的需要表现。在萨尔瓦多,如同在许多有着同我国同样的历史发展情况的其他国家一样,和平是各种长久需要和愿意,如民

主、民主机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利的通用名字——简言之,就是文明战胜野蛮。

随着我们争取和平的工作开始时,则帮助我们,这场和平必须是牢固和持久的。不然就会象我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那样,我们所作的只是另一场超脱不了的办法的努力,也不能为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代性奠定真正的基础。对我们来说,和平是民主的同义词而这正是使我们的进程得以成功的方面。

我们萨尔瓦多人欣喜地了解到,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都把我国的和平进程都看成是一个典范。在这一万国讲坛上,我们愿指出其中的某些因素,在我们看来,这些因素是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榜样。

首先,我们认为我们所实现的解决办法完全符合冲突的性质。鉴于这场冲突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冲突的爆发和突出的政治性,它同传统的萨尔瓦多的政治体制的不足和机能不良及超级大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相关。解决的办法必须是政治性的,没有赢家和输家,而且目的是在于造成一种有一个多元化参加的新局面。和平协定是一份在萨尔瓦多扩大、发展和保障民主的承诺计划。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因此它能以不可逆转的方式贯彻执行,尽管出现暂时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执行过程中不幸发生的小事故。

第二,这场冲突导致国内暴力对抗。对战争的厌倦和对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为在萨尔瓦多出现形成一种宽恕、谅解与和解的文化——一句话,一种和平的文化创造了条件。这种思潮并非单独出现在萨尔瓦多;它正在世界各地日益高涨。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支持下,我们正在努力促进一种和平的文化,我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支持这种文化。没有一种和平的文化帮助排除暴力文化永久活跃的残余影响,就不可能建立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新的世界秩序一种人和国家

之间新的首先秩序,作为这种具有竞争,又相互尊重与和睦地相互共存的世界新秩序的基础——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千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现实。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和本伟大国际组织的秘书长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一批以各种方式与萨尔瓦多局势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以及对遵从用以解决向萨尔瓦多长期经受的这种冲突的方式和手段广泛感兴趣者,持续和有效地注视着萨尔瓦多的和平进程。我们完全相信:没有这种国际关注,解决萨尔瓦多的问题将会更加困难和复杂。

萨尔瓦多是一个如何由对抗性两极分化所主导的世界过渡到一个由具体局势的理性所决定的世界的活生生的范例。我们丝毫不怀疑世界进程的原动力正在变化:从侮辱性和残酷的意识形态变为务实和有秩序的理性。世界上总有很多问题和冲突,然而国际局势长期以来似乎是一种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的对抗。这种由于所存在的真正问题而变得更为严重的扭曲情况,阻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确实,令人悲痛和残酷的局势自冷战以来有所爆发,例如前南斯拉夫目前所经历的这种局势。然而意识形态、战略和地缘政治性的两极分化人为地制造了一些冲突,又人为地抑制了其他一些冲突。当然,现实是胜过所有空想家的幻想的指南。

我们萨尔瓦多不以分析家的平静或学者的科学耐心来谈论这些问题。我们谈论战争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我们谈论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对抗,是因为萨尔瓦多在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一对抗的最后阶段成为其战斗最激烈的战场之一。我们谈论和平也是因为我们正在一项具有伟大的体制意义的协议基础上建立和平,该协议的设想和确立旨在加强萨尔瓦多和整个中美洲的民主。

我们已经表示了这种和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指出:我们完全意识到和平是一种进程。既然是一种进程,它就不能是静止的,而必须演变。萨尔瓦多也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象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长期以来陷于专制性的停滞和革命性的激进主义之间的斗争之中。这是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它以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古老但却未受重视的概念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演变。“万物都在变化,”一位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如是说。然而这种变化的自然节奏一直是一种历史之谜。由于很多必然因素仍然存在,而且恰好没有在本世纪如此折磨世界的魔术般的模式,我们或许将会明白变革的自然节奏也可以用令一句经典之言来概括:“不用着急,但也不能停顿。”

既然演变的概念再次成为我们的指南,我们没有理由要着急。变革的节奏以无法抗拒的方式出现。我们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看到这一点。一种几乎是自发的调整在消除如此众多的束缚之后出现。这种调整揭示了一种一直最为重要的情况:实际的问题。随着东西方冲突的消失,几乎无人谈到南北冲突或其他组合,然而不平等、赤贫和依赖情况等严重问题尚未解决。它们仍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成为我们正试图在更理性和更理智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新秩序的挑战。

在这种新的状态下,联合国扮演着一一种到最近仍无法想象的中心角色。一个国家、甚或一个享有特权的国家集团都无法引导普遍和平的巨大动力。同需要一种将使和平进程可以运转并对其加以监测和支持的工具一样,也需要各国的合作、理解与支持。这种工具就是本组织,而其工作的这一特殊方面近年来则有所扩大并得到强调。萨尔瓦多有幸成为第一批受益于联合国新的维持和平努力体系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在

萨尔瓦多实行的积极调和以及随后的积极监测——在国际法中是无先例的——的全部工作，并非是某种理论上的技能，而是从一种实际局势的必要性中产生的作法。萨尔瓦多进程的动力影响了联合国在我国的作用。我们萨尔瓦多人从我们与这一世界组织的密切关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相信联合国也从继续参与实现、维持和发展萨尔瓦多和平中领悟了十分重要的教训。

随着我们与这一世界组织共同承担起执行萨尔瓦多和平计划的责任，我们对联合国的看法也得到丰富。因此，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联合国也在变化。其原始的形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产物；它现在必须使自己面对新的现实。象安全理事会这样的机构甚至秘书长，现在都负有需要改变的角色和责任。安理会的组成及其内部的否决机制——战后时期相互深度猜疑的结果——必须加以根本性的修改，以使其适应合作与交流的时代。秘书长的活动范围也应予以重新考虑，因为今天比过去有远远更多的行政工作要做。所有这些都是本组织目前所面对无法回避的挑战，我们十分感激联合国并希望看到它更加强大和更有效率。

联合国可以容纳整个世界。我们在连续在此所作的发言中，强调了普遍性原则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该原则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提供一种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我们同时认为当今世界中存在着不能忽视的现实。因此，我们支持按有关分裂国家在联合国的平行代表权的经验审议例外的情况。应当能够在目前成为国际关系特点的理解和开放的框架中解决该问题。

萨尔瓦多有史以来第一次处于现代化的积极主流之中，它是一种在这种变革的时代涉及各国的动力。我们的贡献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因为我们缺乏资源和财富，但是我们获得了以一个国家人民的道德力量讲话的能力，这个人民以由于长期的苦难而产生的令人意外

的冷静从自己的废墟中站起来。如果萨尔瓦多能够证实点什么的话，我们所能证实的是从非理智转向有意识地建立历史性的理智是可能的。我们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前进，需要国际社会按大会去年通过的有关萨尔瓦多重建和发展的决议提供政治、道义和财政支持。

我们必须通过诸如将土地转用于耕种等计划将前战士融入机制和生产性生活。还有，在我国正在出现许多新的机制，诸如平民国家警察，这是全世界公安方面最雄心勃勃的试验之一。我们需要及时的技术和经济支持以便更迅速地建立和平的机制。我们但愿能够从我们脑海抹去令人泄气的证据，即为战争寻求资金比为和平寻求资金更为容易。培育和平——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在优先事项的这根本性变化中也必须变得明显。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因为我们的总统任期到1994年6月1日终止。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每年到这里来汇报对于萨尔瓦多人民来说具有十分重大关切的进程的进展，中美洲和国际社会也十分关切这一进展因为它对地区稳定有着积极影响。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国家同我们在1989年所谈论的国家很不一样，重要的是，令人惊讶的是其不同在于它是积极的并且是充满希望的。功劳并不是我们的。我们做了我们的工作并且行使了我们的意志。功劳归于一个民族，它从一个历史的脚注的地位由于作出了牺牲而在这一变化中的场景中赢得了荣誉地位，在本世纪末，我们正在看到这一变化着的场景。

萨尔瓦多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共同努力使得新的国家得以兴起。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同我们最接近的友好国家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作出了成功的努力使我们的经济恢复秩序，我们正在为充分民主的不

断的建设性进步——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和文化上奠定基础。

萨尔瓦多对于正在破坏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冲突的持续存在表示关切。波斯尼亚、黑塞哥尼那以及索马里的悲惨事例使我们十分忧虑。但是，我们相信理性的力量，它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实现甚至是最为困难的目标。

也有好消息，诸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就相互承认所达成的特别重要的协议，这使全世界感到欢乐。我们也看到在南非理性获胜的情况，海地的形势也变得明朗了，尽管有困难，这一切使我们感到安慰，并且提醒我们，我们正处于出现令人极为惊讶事件的时期。世界正在摆脱许多令人压抑的阴影，这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相信国际制度的巨大潜力。

如果我们要准备一张清单列出我们应对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萨尔瓦多和平所作出的贡献的话，那么我们总是会有所遗漏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及前任秘书长贾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现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做的杰出工作，以及他们的合作者和顾问们，没有他们的参加和支持，我们不太可能实现使萨尔瓦多走向真正和平的道路的目标。安全理事会一直十分关注我国的和平进程，安理会的积极的不偏不倚态度也应该受到我们最高的赞扬。

我代表萨尔瓦多感谢大家。萨尔瓦多是一个活榜样。我们希望，我们将继续成为稳定、尊重人权、民主和谐和进步的榜样。因此，我们呼吁全世界给予我们其注意和支持，尤其是，我们请上帝将其光芒普照萨尔瓦多、联合国以及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怀有诚意的男男女女，地球是我们的共同遗产，必须为全人类所分享。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萨尔瓦多总统刚才所发表的讲话。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里克斯·克里斯

蒂亚尼·布尔卡德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厅。

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若阿金·阿尔贝托·希萨诺先生的讲话

主席：现在大会将听取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若阿金·阿尔贝托·希萨诺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厅。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若阿金·阿尔贝托·希萨诺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希萨诺总统（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和我满意地祝贺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阁下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我祝贺他在履行他的职责时圆满成功。在保证本届常会审议圆满结束的使命中，我国代表团随时随地都准备同他进行合作。

我们对保加利亚斯多扬·加内大阁下表示祝贺，祝贺他作为大会第四十七常会主席所做的出色工作。

我愿借此机会表示特别赞赏我们组织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为寻求解决影响人类的许多问题作出的坚定献身精神。我要重申我们对于他个人致力并献身于我国和平和稳定的事业的感谢和欣赏。

对刚刚加入这个伟大的联合国家家庭的新会员国，我们表示祝贺，表示愿意同它们一起努力实现该组织《宪章》提出的目标。

上次我于1990年对大会讲话时曾有机会说，我国政府本着结束长期破坏与动乱战争的精神已经开始了同民抵运动的谈判。

对于我国政府来说,除了结束战争以外,这场对话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在莫桑比克全体公民中恢复和平,恢复正常生活并促进理解。要使国家的重建进程展开并取得成功,这些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政府之外的原因,这场同民抵运动的对话复杂而又漫长。我们感谢国际社会坚定不移的支持,帮助我们成功地结束了谈判,于1992年10月4日在罗马签署了《全面和平协定》。

对于莫桑比克来说,签署《全面和平协定》是其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一步。有了它,莫桑比克人就重新燃起了在和平与和谐的环境中重建国家的希望。已经几乎有一年时间没有重大破坏停火的行动这一事实值得高兴。

我们看到经济与社会活动在这个国家中复苏。难民开始回归。流离失所的人正在原籍或他们选择的其它地方定居下来。尽管国家面临着财政和资源的短缺,但道路、桥梁、学校和保健中心也正在修复。

随着道路重新开放,人流和物流都在增加。除了民抵运动占领区之外,全国人员的流动都已恢复正常。外国人在莫桑比克寻求投资机会的兴趣日益增长。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16年多的动乱战争给国家造成了高达大约200亿美元的经济和社会损失。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600万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邻国的难民;50多万儿童成为孤儿,还有同样数量的人成为伤残人员。除此以外,农村地区有3000所小学和大约1000家保健中心遭到破坏。此外,电线、糖厂、茶厂、桥梁和矿山也遭到了破坏。

许多重要的农业和工业活动处于瘫痪,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出口能力。失业更加严重。这些都是我们在执行《全面和平协定》时要努力解决的问题。遣散军队并使之重新融入经济和社会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努

力。显而易见,没有大会的帮助就不可能成功地迎接这些挑战。

莫桑比克政府通过了一项重建国家的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复苏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使他们能走出依靠紧急援助生存的状态,重新定居并持续发展。因此,该计划的目的在于给人们以必需的手段,使他们能结束贫穷的格局,重新启动生产力,自给自足。我们相信,在这项计划的中期农村地区基本服务将迅速扩展,全国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也会迅速扩展。

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联合国的援助,我们制订了一项有关遣返进程、遣散军队、提供紧急援助、重新建立基本服务以及有计划地建设国家能力的巩固行动计划。在使全部人口重新安居乐业之前,还有几年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尽管遇到种种困难,但政府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其它合作者的帮助下,已着手执行经济复苏计划。由于和平与我国享有的良好气候条件,在经历了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之后,我们期待着今年会有大约4%的微小增长。

我们坚信,当前的努力和大型国家重建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莫桑比克人的创造精神、决心和艰苦奋斗。另一方面,这一计划的成功还取决于国际社会的真诚支持。

我们呼吁我们的合作者及时提供援助,因为我们看到的延误提供已经承诺的援助在很多情况下是造成经济疲弱,特别是工业领域的部分原因。

我们愿利用这个机会感谢联合国以及所有为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提供了资金、资源和人员的国家。我们同样感谢它们以及许多在该国进行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帮助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

我们谈到了莫桑比克鼓舞人心的发展。然而,我

们遗憾地说,该国局势的另一方面需要严重关切。

在国际社会成功地弥补了建立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的初期延误之后,民抵运动找到了新的借口进一步拖延执行《和平协定》。民抵运动的拖延是提出一项又一项的先决条件,尽管其中有许多根本同《全面和平协定》无关或明显违反协定。

民抵运动从一开始就推迟向《全面和平协议》实施委员会派送人员以填补其职位。目前民抵运动对我国政府完全赞成的关于莫桑比克的安全理事会第863(1993)号决议声称持保留态度。各会员都知道,该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呼吁在没有进一步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迅速实施武装力量的集结和复员进程并开始培训新的军队。

在通过选举法草案的协商问题上,民抵运动提出一系列难以理解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面。多党派选举的组织和进行是政府的责任。在莫桑比克人和整个国际社会急切地等待着不迟于1994年10月进行的自由和公正的多党派选举的时候,政府无法摆脱这一责任。我们不能无限期地推迟选举。必须使民抵运动了解到这一点。政府将继续进行协商并不遗余力地保证选举在适当时机进行。

考虑到整个地区局势的相关性,我们刚才提出总的看法迫使我们对于安哥拉和南非的局势作一些评论。我们对安哥拉恢复敌对行为深表关注,因为它不仅严重威胁该国的和平与未来,也会使整个南部非洲地区长期存在紧张和不稳定。

我们继续认为,遵守《比塞塞协定》、尊重选举结果以及无条件地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各项决议是努力在安哥拉实现持久和平的有效方案。我们希望,对话将成为寻求解决安哥拉冲突最佳方案的途径。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完全赞成安全理事会第864

(1993)号决议。安盟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该决议是结束给今天安哥拉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非常旷日持久和毁灭性战争的基本条件。我们还认为,遵守该决议将肯定导致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到最需要的人民手中。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在实施该决议方面与联合国合作的决心。

我们以很大的兴趣注视着南非多党谈判论坛框架内举行的会谈。我们称赞该机构采取的决定,具体涉及不久将成立的过渡阶段执行理事会,作为筹备该国历史上首次多种族选举方面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和一个经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政府将大大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而使得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范围内的更加繁荣的经济合作有更光明的前景。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对这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为其协调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方案的特殊论坛抱有很大希望。该区域具有尚未开发的巨大经济潜力并继续在吸引投资,以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有生命力、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伙伴。

在中东问题上,我们欢迎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协议。该协议是解决中东冲突问题道路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重要的里程碑。

东帝汶人民与莫桑比克人民有着共同的殖民历史,其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们鼓励在秘书长的主持下葡萄牙与印度尼西亚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其目的是找到一项解决方案,以便捍卫莫比尔人的自决权利。

我们还确信,目前非洲和其他大陆的冲突将通过对话得到圆满解决。

世界经济仍旧以缓慢增长为特征,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国际舞台上的各种因素是此种事态

的原因。外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障碍之一。外债负担则由于基本出口产品价格的恶化和生产领域外国投资的减少而加剧；这种投资本来会对支付平衡和国内储蓄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并采取旨在寻求解决该危机最终方案的必要和恰当的措施。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对发展中国家财政援助的减少；这种援助正在转向欧洲的其他国家，而这恰恰是我们正经历官方发展援助日益减少的时候。它影响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

非洲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虽然在过去十年间在结构调整进程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局势仍十分严峻。非洲各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及其他发展要素继续下降并仍属世界最低之列。

如果国际社会不着手处理并扭转我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经济局势，冷战的结束和世界各地民主进程方面的进展所带来的和平红利将不会造福于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

正是在这个前题下，我们支持进行努力，以便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就一项发展议程达成稳固的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还认为，迅速结束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将有助于解决影响着世界经济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问题。

在环境方面，莫桑比克共和国已设立了一个全国环境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在莫桑比克执行《21世纪议程》在共和国的宪法中有法律基础，该部宪法中包括有关管理自然资源和整个环境的规定。全国环境委员会目前正在进行协调措施方面的工作，以便把环境方面的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方案，该委员会还正在制订一项《全国环境管理计划》，其主要目标是促进国家的持续发展。为了履行这方面的国际义务，莫桑比克

正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遵守主要的国际公约和其它有关环境的协定。

对国际局势的简短评价显示，两级对立的时代已经让位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特点是在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处理影响和平、国际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的联合努力中进行对话。

要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在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合作关系。

已在世界各地采取各种重要步骤，它们证明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化的普遍存在的政治意愿和承诺。然而，这些努力面临着有关国家的制度和经济方面的脆弱性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意识到这些困难，并采取措施支持这些努力。

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挑战使我们更为信赖联合国，将其作为最有特权的论坛，来协调世界所有国家人民的全球利益，以便促成一种符合庄严载入其《宪章》的崇高原则和目标的国际环境。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我本国维持和平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吁请各会员国重新调整其努力和资源的方向，以便进一步加强联合国。

为此目的，我们吁请所有会员国向联合国提供物资和财政资源，以便可以继续加强其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卫士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若阿金·阿尔贝托·希萨诺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摩纳哥王储尊贵的阿尔贝殿下上的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摩纳哥王储尊贵的阿尔贝殿下讲话。

摩纳哥王储尊贵的阿尔贝殿下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摩纳哥王储尊贵的阿尔贝殿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阿尔贝王储(以法语发言):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代表我的父亲摩纳哥君主并代表我的国家向联合国各会员国这一有威望的世界性大会发表讲话。

我想告诉各成员国当我国加入这一伟大的世界组织的时候摩纳哥公国的公民和居民是如何地欢欣雀跃。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再次感谢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成员同意摩纳哥申请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

我祝大会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有若干议程项目是特别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意义的。我们作出的决定无疑将对世界社会的未来产生深远而长期的影响。

我还希望衷心和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主席,我还同样祝贺总务委员会的各位成员。我毫无疑问地认为,你们的能力和长期的经验将使我们的工作能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进行。

正如信赖国际法和合作的所有国家那样,摩纳哥公国在其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之中,一向信赖对国际准则和文件的尊重。

公国的君主和王储一向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即维护和平就必须尊重国家的主权并必须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摩纳哥阿尔贝亲王一世在二十世纪末建立和平学院

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一哲学的鼓舞,而这种哲学导致了1919年国际联盟的成立以及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阿尔贝亲王的继承者路易斯亲王二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苦难深深感触,于1934年2月5日创建了摩纳哥医学-法律委员会,该委员会严肃的思想和工作一直继续到今日,1949年的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公约的起草工作也受到了它的启示。

因此我国对和平的承诺是一种具有100多年历史的传统——是一种我国各亲王所遵守的传统,而我国的王朝不久将庆祝它的700周年。这也是一种随着时间而增强的政治意愿。由于联合国大会的信念和决心,这一传统将永远坚持下去。

本着这种精神,我要特别提到我作为成员之一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该决议一致建议遵守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奥林匹克休战的原则。

摩纳哥政府支持这项倡议,这一倡议已经得到184个国家的国家委员会的签署和赞同,并已于今年2月9日正式交给秘书长。国际体育年和奥林匹克精神将无疑地为发起这一项目提供一个机会。

或许真是因为不断重复这种性质的某种倡议——尽管是很为一般的倡议——我们才能够逐步地建立我们所有的人如此渴望得到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几天之前,我们不是收到了来自地中海南岸的消息,给了我们以巨大的和平的希望?虽然这种希望极为脆弱,我们和那些激起和平之望的人以及和那些今天正在努力使之成功的人们是一致的。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们将会取得成功。

和平不止是枪炮的沉默。其实毫无疑问,真正和平的建立只有来自对正义、人权和根本自由的更大的尊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维也纳人权会议的工作和

结论值得我们密切注视。

最后,在重复我父亲雷尼尔山亲王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首脑会议上发言时所表达的愿望时,我要强调指出摩纳哥政府已经把我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作为它的优先考虑事项,以便它能为全体人民提供健康、充实和平衡的生活。公国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与危害和污染地中海的一切形式的污染进行斗争。

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决心鼓励这一方面的一切倡议,包括在其领土上建立一些机构,用以协调和通过联合国大会将宣布1998年为国际海洋年的决议。

在结束发言的时候,我要重申,摩纳哥公国在国内事务中充分尊重法制并在国际上充分尊重条约和法律;它既没有武装部队也没有军火库;它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敌意,因此它完全愿意协调联合国进行它的一切行动,这些行动有时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是维护和重建和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摩纳哥王储尊贵的阿尔贝殿下刚才所作的发言。

摩纳哥王储尊敬的阿尔贝殿下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穆萨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就你当选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向你及友好的贵国表示衷心祝贺。我祝你在根据国际局势目前事态发展和变化而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取得成功。

在此,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斯托扬·加内夫先生致敬,他作为上届会议的主席作出了建设性努力,并起了积极的作用。

自冷战结束以来,人们一直谈论新时代。其含义不仅能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期望,而且还使人们有所警惕并感到不安。虽然人们对对抗、军备竞赛和两极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总的来说感到满意,虽然人们有理由希望

一个正义、合作与裁军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大家都对我们在波斯尼亚严重非正义、索马里的政治自杀企图、世界许多地方既不合逻辑也不合理的战争以及在处理各种问题时使用的多种标准感到严重关切。

在表示关切的同时,人们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感到越来越失望和沮丧。但是,必须承认,公平而言并经认真考虑,国际事态发展仍然变幻不定,世界局势仍然生机勃勃。我们衷心希望,这种生机正朝着加强积极因素和纠正消极因素的方向发展,以便使全世界的政治前景得以改变,并使大家都能带着满意的心情和参与的意愿,而不是失望和沮丧来迎接新的世界秩序。

有幸的是,鉴于朝着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向正在取得进展,南非问题的解决也在取得稳步进展,本届会议一开始就洋溢着日益高涨的乐观情绪。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一级,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相互承认已采取重大步骤。这意味着两国人民相互承认并共同接受彼此共存的概念。这个步骤还为认真的实质性谈判敞开了大门,为实现问题的公正解决提供了空前的机会,这个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给中东——实际上给全世界——都投下了阴影。

如果说已经取得的成就代表着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将无疑导致建立一种涉及撤军、自决和难民等问题的积极关系,直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的最终问题最终得到历史性全面解决。这也许是以色列总理在华盛顿特区签字仪式上说“够了”,并说和平时机已到这番话背后的真正含义;这也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翻开同以色列关系的新篇章这番话背后的真正含义。上帝保佑人们对已故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怀

念,他曾说过:“不再要战争”。

16年前,埃及认识到战争既不能创造和平,也不能解决冲突,不管问题看起来多么无法克服或难以解决,只有理智和对话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从而在未来的边缘实现了突破,摆脱了现状的束缚。因此,和平是由埃及首先发起的,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尊重国际法坚实基础上的,也是建立自由而产生的对国际各国平等的均衡态度所负责任基础上的。

1991年10月在马德里会议上发起的和平进程经过不懈的努力现在正在结果,我们最近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约旦—以色列这两条轨道上看到的初步成果令我们感到鼓舞,我们期望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轨道上也取得同样成果。这两个国家理所当然地要求他国在客观基于以土地换和平原则的范围内撤出其领土。

为了根治战争和敌视的后遗症,埃及在中东问题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呼吁该区域各国人民展望未来,对冲突解决后时期的相互关系进行思考。埃及要求他们思考该区域的未来及其发展,以便确保最好地利用现有充足的专业知识,最适宜地投入我们拥有的丰富人力资源和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自然资源。

埃及要求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最适合本区域的社会契约进行思考,以便他们能够保持各自独特和固有的特征,并实现该区域共同因素之间的和睦与结合,从而普遍实现社会和文化稳定,并使该区域在一个真正的全面不可分割的和平时代实现全面文化一体化。

最后,埃及要求该区域各国人民在透明度与和平关系的范畴内制订一种基于平等安全、不使用武力、军备均衡和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关系制度。

同样,埃及要求中东各国,特别是以色列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采取实际措施,禁止和扬弃拥有、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

便使中东能够按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1990年4月倡议的要求,成为一个没有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区域。我们认为,这是中东安全与稳定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副主席瓦罗索维奇先生(波兰)主持会议。

除了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问题方面有所突破而产生的高度乐观之外,在另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是严重的历史和国际冲突温床的地区也有了进展,即在南非,在要求平等与自由权利的人民与以压迫和种族隔离为基础的政权之间的冲突。埃及是一个由非洲人民组成的非洲国家,我们高兴地看到了南非的积极事态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意组成将导致民主与平等权利的过渡性执政理事会。该理会将由多数人以及少数人集团的代表组成,并且将在合作、共处与理解的基础上工作。尽管前面还有许多障碍与严重的挑战,但是开端是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是很有希望的。在这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德克勒克总统发挥的作用。我们并且还要赞扬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同伴们在南非政治舞台上为争取共同的前途打开新的一页方面发挥的作用。

第二十九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于今年6月在开罗举行,会议向非洲大陆各国提供了机会,以评估在建立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来三十年的进展。会议产生了《开罗宣言》,其中反映了非洲大陆各国人民在过去三十年内斗争的非凡历史。《宣言》还提出了成员国对今后的设想,以及它们关于适应形成这些国家的状况与关系的不断和迅速的国际变化的方式的概念。开罗首脑会议的讨论建立了许多里程碑,将能够指导非洲国家在今后几年的各项活动的方向。讨论中指出了非洲大陆可以作出的选择,以及该大陆必须面

面临的挑战。该大陆表示,决心消除贫困、沙漠化和债务,开始其各国和人民的全面发展的进程,改进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尽管非洲面临众多的问题,但该大陆已表明它准备承担自己的责任,面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一项决定就是建立一个解决争端的非洲机制。在此方面,非洲国家已经提出了一种承担责任的国际合作与配合的新的模式,尽管该大陆由于在世界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和清偿债务的费用日益增长而面临种种困难。这样一种局面尽管限制了该大陆的努力和削弱了它的能力,但却没有减弱它的意志和决心。

开罗首脑会议表明了对非洲政策和计划作一些调整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性的坚定态度。它表明,现在是作出缩小非洲和发达世界之间——实际上是非洲同第三世界本身许多国家之间——差距所需的困难决定的时候。

提起非洲就会导致对非洲之角事态发展的讨论。由于非洲之角的事态发展和相互关系同中东和整个非洲的安全密切相关,这样做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我们欣见厄立特里亚的独立和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也对索马里局势表示深切的遗憾。在此方面,埃及同国际社会正在进行充分的合作,国际社会为了结束困扰该国的饥荒和动摇了它的生存的武装冲突采取了有效的行动。与此同时,埃及同情索马里人民对获得一个以全国和解为基础的稳固的未来所怀有的愿望,这样的未来将符合全体索马里人民的利益和满足他们的愿望,而不只是某个领导人或派别的野心。因此,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在刚刚当选非洲统一组织主席之后,出于埃及对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索马里局势的各项决议的强烈兴趣,同联合国秘书长和非统组织秘书长协调努力,以创造有利的气氛,使得旨在使该兄弟国家能够开始重建和

恢复其基础设施并让其受尽冲突和分歧折磨的人民清除分歧的废墟和重新团结起来的努力不断取得进展。这样做的唯一办法是帮助索马里人民实现全面的全国和解,使得它的所有成员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而不受任何压迫或心怀恐惧,也不受实施破坏和毁灭政策的谋求权力的人的讹诈。这是成为部落争端和个人野心受害者的索马里人民必须承担的一项责任,现在是从纯粹本国的角度结束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从索马里转向安哥拉,那里的局势因安盟无视大多数人民在自由选举中表达的意愿而恶化,埃及呼吁绝对支持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864(1993)号决议,该决议谴责安盟并敦促所有国家不要向它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直到它遵守《和平协定》的规定以及安哥拉人民的意愿和联合国的决议为止。

非洲的问题并不只限于南非、非洲之角或安哥拉。这些问题也存在于无数非洲国家中,不管是以内战为形式,例如对其邻国造成影响的利比里亚内战,或是以内部政治分歧为形式,例如目前在许多非洲国家除了所有与发展有关的问题和民主化的阵痛之外普遍存在的内部政治分歧。但是,非洲下定决心并具有政治意愿,准备超越这些问题和迎接第二十一世纪,并以充分的信心、坚定立场和决心,成为建立二十一世纪理想的新世界秩序的积极的伙伴。

我刚才首先回顾了使我们有理由满怀希望展望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是,世界最近有一些事态发展使人们感到关切和恐惧。这些发展情况在一些思想家中间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世界秩序?而今天将为其奠定基础的这样一个秩序由于其概念和政策是否以某种新的形式成为过去的延续,还是将简单地反映当前的种种不平衡、矛盾和双重标准?或是它将成为朝着一个将把我们带

入第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取得的实际和真正的进展？

生活在公正和平与普遍稳定之中是头等需要，没有这一点我们的任何愿望都不能实现。和平并不是一个消极或抽象的概念。这是全体国家和人民，不分大小，按照共同商定的原则、价值和方针管理本星球全体人民、实体和团体的共同生活的积极和自觉的愿望的表示。

某些原则是我们在和平与安全条件中生活的概念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如下：首先，尊重和支持维持我们大家接受的法的尊严和优先地位的国际法统；第二，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原则，以救济失望的人民，鼓励他们采取共同和联合行动，利用其专长努力为全人类造福。所有人都必须在其国际关系中遵守同样的法则，并在优先重视公众利益的框架内平衡地分担区域和国际责任。

第三，应当使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属于类似性质的所有情况。应当在普遍的基础上不作选择和无偏见地采用同样的条款来保证稳定与安全，鼓励遵守条款并惩罚和制止那些违反国际法律公认准则的人。

第四，应当遵守在相对应和平衡承诺的基础上为所有人带来和平的原则。

第五，应当尊重发展的权利，并且向发展中国家提出共同的援助，特别是向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援助。

尊重这些原则是对国际法律规则的直接和积极的遵守。这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意志的真诚的响应。侵犯这些原则将威胁到我们为更公正与人道的国际秩序达成一致意见的努力，并且将严重地损害这些努力的信誉与进展。

我必须在此十分坦率地指出，穆斯林社区以及许多其他社区在一些国际政策方面遭受到了一些压迫与偏

见的现象。这在处理波斯尼亚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方面的犹豫不决和前后不一致态度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毫无疑问，如果波斯尼亚问题能够根据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关于侵略、占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方面的既定原则来处理，那么穆斯林社会的疑虑就会消除了。所有上述罪行都已经对波斯尼亚人民犯下了。那些天天亲眼目睹这场悲剧发生的人是不会忘记这些的。而今并没有按照《宪章》的原则解决问题，却反而对波斯尼亚人民加紧封锁，并采取各种拖延和阻止的方式。埃及拒绝这种公然歪曲公正准则的做法。这种歪曲鼓励侵略者的侵略行为。埃及拒绝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国际社会在伊拉克侵犯科威特时站出来反对，而面对塞尔维亚人侵略波斯尼亚却不管果断行动，有谁能为此辩护呢？如果我们批准伊拉克-科威特边界的划分，我们为什么还允许塞尔维亚人在侵犯波斯尼亚人民及其领土权利的情况下扩张呢？

波斯尼亚问题长期持续下去，而没有为其人民所接受的公正解决办法，这削弱了许多国际政策与事态发展的信誉。在这一方面唯一积极的发展可能是建立起诉实行种族清洗战犯的国际法庭。这些起诉的目标应当那些提倡或者宽恕这种做法的人，这种做法表现了那些犯有或者提倡这种做法的人的文化堕落及罪恶。

人权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埃及认为，人权问题在内容和实质上都是普遍性的。当我们在埃及处理这一问题时，我们是从作为我们民族特性的一部分的文化与历史遗产的观点来看待它的。我们通过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历史；通过我们古老的埃及文明；通过深深的印入我们思想的伊斯兰文明；通过我们与地中海文明的交往；并通过当代欧洲的复兴和后蒙时代的遗产——而这对埃及的哲学与现

代思想有一些影响——来看待它。

这种综合和统一的文化遗产的根本是主持个人的价值,认识到个人对复兴与进步而努力的作用,并维护其思想自由的权利,以及按照维护人的个人与社会自由的完善的伊斯兰原则维护个人的创造力。这些原则维持了各项权利与义务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这样双方都不会侵犯对方的权利,从而所有人都能够在精心制定的社会契约基础上共处。

我们认为,人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其家庭以及其家园的真正利益,并保护其基本的,根本的与真正的享受安全与安定生活条件的权利。这是首要权利,所有其他权利都应当由此引伸而出。所有这些权利都应当得到保护,使之不受到那些企图通过恐怖主义或者威吓来侵犯或者剥夺这些权利的人的侵害。全世界的所有社会现在都共同投入到了反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斗争中去,不管这种行为出自于种族沙文主义,极右派,“种族清洗”的理论还是宗教狂热主义都是一样。所有这些理论采取的作法都构成严重侵害人权,必须加以否定。

鉴于我们赞同保障与维持人权的坚定立场,其中最主要的是生命与安全的权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才是安定、安全与社会和睦的最佳保证。所有政治与权利,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如果没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补充,就是不完整的。我们认为,说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与政治进步权利与其一般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密切联系是不过分的。它们是相互加强,而那一方都不能独自的存在。

我们现在面临挑战之一是需要表现出我们有能力集体的实现世界经济秩序的真正变革,这种变革将超越狭窄的利益与考虑,上升到为所有人争取可持续发展,并保护我们共同环境的真正的世界性合作的水平。这

种挑战要求我们能够坦率地表达我们对于目前使人们有理由担心到未来的国际发展方面的观点。

目前的世界经济局势取决于决策过程的重要地位,而这一过程仍然掌握在工业化国家手里,其必然结果将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此外,目前工业化国家的衰退直接地反映在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萧条及日益增长的失业和贫困率。

这一局面由于富国试图处理其经济问题而设置了保护主义措施而更加恶化。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措施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只有恳求与期望。而在目前这一时刻,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执行认真经济改革方案的紧急关头。由于开放贸易是发展的基本来源,在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剥夺了这些国家收获其在经济改革与开放方面作艰巨努力而应取得的硕果的机会,并严重妨碍了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迄今为止,我们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看不到任何有利于将来的内容。今天,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无法参与的私下交易而排除在外。这种交易的特点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它们危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近两年的事态表明,国际货币制度并不比贸易制度好。工业化国家中自相矛盾的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导致了外汇市场的混乱状态,动摇了世界经济秩序,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里约热内卢的地球首脑会议是南北双方走上建设性对话、实现克服我们地球面临的困难的世界性合作关系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在执行里约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很小,我们仍然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观点的明显差别。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关心的是危机的症状,因为这对其生活方式与福利造成了重要的威胁,尽管正是这些国家本身使环境恶化。

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承受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他国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危害。各国政府在力求解决债务问题、商品价格下跌和贸易壁垒,以及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要求等问题时,发现他们面对一条真正的死胡同,这条死胡同引向低生产力和增长率下降,进而带来更多的贫困。

长期而论,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可能妨碍采取全面的世界行动,以解决世界环境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所有方面都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使相互依存和全世界伙伴合作的口号有信誉,并促进各国接受。

在这方面,必须处理实现发展与保护环境这一平衡关系中的一方面问题:威胁这一平衡关系的两方面的人口问题。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它完全抵消发展的成果并将确保环境继续遭受破坏。

1994年9月将在开罗举行的“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为国际社会从恰当的发展角度和他们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人口问题提供了及时的机会。

作为东道国,我们埃及将尽力确保这次重要会议的成功,而且我们相信,会议的结果将为人口和发展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背景。

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条件和处境的讨论,把我们引向一场内容更加广泛和全面的讨论:即各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们的方向和发展阶段不同,却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和集团。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静下来问自己,这些集团取得了什么成就,怎样才能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正当目标。我们需要以坦率、建设性和客观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显然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挑战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们将要面临新的国际条件和挑战,这条件和挑战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影响。

在埃及,我们已经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同时考虑到

过去几十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对第三世界的各种积极和消极的作用,以及对改变重点和关注领域的影响。我们已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所谓的第三世界,代表着世界人口的多数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它占初级产品生产的主要部分,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这一第三世界完全有资格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着的改组进程中充当一名正式的伙伴。

第二,为了作到这一点,第三世界必须形成一个集体的政治意愿,这只能通过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民主和公开讨论才能实现。

第三,要实现这种讨论,就必须建立一种包括所有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或运动。

第四,最终目的应当是在一个合作、协调与一体化的架构内进行对话、谈判与伙伴合作,而不是对抗或冲突。

今天,我提议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目的在于为第三世界建立一个集团,所有发展中国家将在此集团中处理各种世界问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协调他们的立场,并决定他们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所作的贡献——我们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内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刚才回顾的各种发展以及现在正目睹的接二连三的变化,使埃及更加坚定地相信联合国在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定,管理国际关系方面的中心作用。

埃及高度重视提高联合国的效力和维持联合国的信誉。我们了解摆在这一国际组织面前的各种挑战的性质和数量,有的可能是第一次出现,联合国缔造者或《宪章》的起草者根本想象不到的各种历史性发展,把这些紧迫的挑战突然推到了国际关系的表面。我们

大家都认为,过去几年变化的势头如此急迫和迅速,如果我们认真地想使国际意愿适合我们时代的现实,如果我们渴望维持联合国的信誉和效力,我们就必须对联合国的机制和结构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

在这方面,就所设想的各种结构性变革而言,我谨表示,作为参与制订《宪章》的国家之一,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埃及主要关心的是,联合国和它的原则,思想、威望和信誉不中断地继续存在,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

不用说,联合国在冷战后时期的负担比冷战期间要沉重得多。埃及目前正在国际秩序内,在制订区域和国际关系方面和建立我们各国都赞成的概念和原则方面,发挥着有效的作用,并参加在几大洲上展开的许多维持和平行动。如果国际社会的集团意愿同意改变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结构,埃及有权利和潜力以负责的方式,为拟议中的联合国机构性改组作出贡献。埃及有参加这一进程,并参加制订在这一进程中将采用的标准和价值的工作的愿望和决心。埃及认为,埃及现在已经取得了必要的地位,应当被包括在正在进行的讨论的范围和新成员名额内。

我们必须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敞开大门,各国都将参与创造这样一个未来,以实现我们所希望的二十一世纪世界。现在是集体制订一个坚实和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各国在一个机会空前的时候所面临的伟大挑战。

本·亚希阿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特别高兴以我本人的名义并代表突尼斯共和国政府,向你表达我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当选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我高兴地看到你指导我们的工作,并相信,大会作出这一选择,也是要向一贯致力于和平与国际合作事业的贵国表示敬意。

我还愿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斯托扬·加内夫先生为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所作的贡献,和他在那一段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极大技巧。

我还高兴地有责任向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他为执行联合国的目标和决定所作的努力和决心,以解决世界各地的冲突。他的任务绝非容易,特别是因为这些冲突已经成倍增加,而且,联合国今天的活动和作用也增加了。

我还要祝贺最近加入本组织的新会员国并欢迎它们的代表团在此就座。我确信,它们将为联合国正为促进国家间和平与合作所做的工作做出自己的宝贵贡献。

在世界经历了惊人的巨变之后,本届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有利的机会,来仔细地观察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和前景,并考虑特别是在预防性外交基础上并在建立各国间信任与合作的关系方面加强本组织及其新的行动领域的方式方法。

自1978年11月7日起,突尼斯一直努力为一个能够适应世界上已经发生和继续发生的变化的发展和发达的国家奠定基础。突尼斯希望在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时代过去之后,世界将能够通过更积极地争取实现各国间的合作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而表现出更大的成熟。

这种成熟的迹象之一,无疑是中东积极的和平进程。无疑,中东和平的前提现在正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这种前提表明数十年的对抗、破坏和痛苦的结束现已在望。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历史性的相互承认以及有关被占领领土的原则的宣布,都是通往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道路上的重要路标,并且使人們产生了希望:中东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已近在眼前。

突尼斯欢迎这些事态发展,同时表示。希望以色列将表现出必要的勇气与有关阿拉伯各方达成协议,以实现一种将保证该区域各国人民在安全和稳定中生活以及以睦邻友好的气氛取代争斗和冲突的公正和持久和平。

突尼斯致力于和平与正义的普遍价值,将继续努力推动中东的这一积极和平进程,以解开当今困扰世界的危机与冲突之结。

从这一立场出发,突尼斯注重参加国际社会的努力和联合国的工作,以促进和平、安全和稳定。

我们正是应当在这种情况下看待突尼斯尽管在遇到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参加有关监督柬埔寨选举的行动。

突尼斯最近还响应联合国有关参加索马里行动的呼吁;不幸的是,该局势似乎表明在短期内恢复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

突尼斯还响应联合国关于参加联合国在西撒哈拉的努力的呼吁做出反映,这种努力的目标是为举行全民投票奠定基础。

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悲剧,突尼斯再次呼吁世界良知做出坚定努力,以争取在法律和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既成事实政治基础上予以公正解决,以便能够迅速结束这场悲剧,特别是冬天已经临近。

突尼斯因为仍然忠实于其阿拉伯和伊斯兰的特征,并且还因为属于马格里布地区,将尽一切努力加强兄弟情谊与合作的纽带,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样,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各国人民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最近缔结了一项有关在我们两个兄弟国家之间划定边界的协议。该协议将很快交存联合国。

在这方面,我们愿表示我们真诚希望海湾地区的所有问题将得到适当和合理的解决,其中包括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并希望根据现有协议及国际法律准则,按照目前激励国际关系的新精神以及在全世界对这一尤为敏感的地带的和平与稳定的愿望的范围内以和平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突尼斯作为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现任主席而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所做的努力旨在创造必要条件,以使我们能够在建设马格里布和加强其在国际领域中的作用方面取得进展。建设马格里布是目前发展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发展这种关系以组成区域集团为宜。我们正尽一切力量确保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以一种能够使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特别是与阿拉伯、欧洲和地中海等区域集团建立富有成效关系的方式跟上事态的发展。因此,它作为一个集团可成为和平与合作的工具以及安全与稳定的堡垒。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一个成员利比亚与三个西方国家之间的争端,使我们深感关切。突尼斯在马格里布范围内并在阿拉伯世界中辛勤努力,以找到通过谈判取得的体面的解决方案,它将保障各方的利益并使该地区免除任何紧张局势和不稳定升级的危险。

突尼斯一直努力加强非洲的和平与合作。我们希望未来的非洲将收获已经发生的深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变革的附带利益,以便使它能够致力于发展。

突尼斯欢迎南非的变革进程,并乐观地期望看到1994年4月的选举恢复这一伟大的非洲国家在非洲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呼吁各政治派别尊重已达成的协议并认真加以执行,以便使阿扎尼亚人民能够看到种族主义的灭亡以及新的民主时代的开始。

在最近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建立一个控制

和解决非洲冲突的机制之举,也使我们感到极大的满意。我们认为,这证明了非洲各国首脑决心一劳永逸地翻过战争与争端的一页,而开始一个基于对话和有效合作的新时代。

非洲从此将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然而,它确实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使它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实现非洲发展和非洲稳定的目标。

应当注意很多非洲国家由于象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安哥拉的那种动乱和冲突而经受的苦难,这些动乱和冲突现在已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国际社会绝不能继续对这种损害所有国家并削弱其潜力的事件无动于衷。我们认为,国际社会能够对这些国家的民族和解做出真正贡献,而在这样做的同时则能够消除该大陆上所有其他紧张局势的根源。

国际关系上的深刻变化无疑使世界各个问题带有了全球性质。新型的国际团结和合作已经成为一种绝对的必要性,不论正在讨论的问题同维护和平、裁军、尊重维持人权有关,还是同处理有关环境、人口和发展的问题有关。

11月7日,突尼斯为自己在该领域规定了坚定不移的道路,并大胆地采取了几个果断步骤为下列这样一个国家奠定基础:这个国家在法治下通过支持基本自由的机制运行。这样,人权、自由、多元化主义、法治和国家机制的概念和原则就成为所有突尼斯人团结在其总统本·阿里周围的常数,以便为我国社会打下基础献力。

突尼斯不遗余力地确保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成功,以促进成功地阐述一个共同的方法并确定确保尊重人权的适当的机制。

我国仍然深信,发展、同贫穷作斗争、解决由于外国占领所造成的争端、消除种族主义和狂热主义,这些

对于保护人民的人权、确保各国的稳定和使其各族人民进步都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一个特殊的祸害,即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险现象,尤其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极端主义,它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并带上了宗教的面具,但其精神和行动却完全否定了民主和人权。

突尼斯及时揭露了这一类型的极端主义的欺人之谈,并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成就这一总策略得以控制这一现象并挫败其阴谋。其结果是,现在我国享有安全、稳定和不断进步。

我们十分注意地聆听了威廉·克林顿总统今天上午的讲话,他谈到继续威胁全世界安全与稳定的各种风险,特别是极端主义——尤其是种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它们培育了仇恨和恐怖主义。突尼斯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努力以控制这一现象,它在国际社会内部散布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并妨碍发展进程。

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对这一现象给予认真思考、确定其各种形式和表现,并制定与其进行斗争的国际行动方针和法律框架的时候到了。我们也应寻求将能加强现在正在所有国家有效的庇护法律的合理的基础。

显然,避难权具有人道主义性质并基本上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但是提供避难应该符合某些必须得到尊重的道德规则和原则。

突尼斯认为,避难权是这样一条共同的人类道德观念,绝不能将其用于建立这些道德观念的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

旧的问题持续不断,在世界各地拖延的各种冲突,发展的推迟使人类相当一部分人受苦,这些都突出了和平和安全的脆弱性。因而为真正裁军作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正是按照这一想法,突尼斯加入了核不扩

散条约、禁止发展生物武器条约,并于1993年1月在巴黎签署了《关于禁止发展、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

我几乎无需忆及安全的概念超越了纯军事方面并包含了包括政治稳定和经济安全的各个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起草一项发展纲领,作为《和平纲领》成功的必要前提。

当代人和后代人生活在一个健康环境中的权利是今天国际社会最关切的中心问题,也是我国的主要关心问题之一。

为此目的,突尼斯采取了一项将预防性和补救性环境计划结合在一起的 policy。这一政策到目前为止在下列领域中取得了许多切实成果:养护和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渔业和海岸线以及改善生活质量。继地球首脑会议后批准各项国际公约以及建立持久发展全国委员会,这些具体的事实反映了突尼斯致力于实施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的各项决定。

不言而喻,在国家一级所采取的各个步骤只有在国际社会成功地确定环境同发展问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时才能够是可行的。

在此方面,有必要采取新的办法解决南北关系问题。这意味着采取行动加强多边经济制度,以便对较贫困国家的各种优先事项作出有效反应。

突尼斯不断具体表达了北南之间各个方面的合作,因为它深信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利益的相互依存性以及北半球各国所提供的援助的增长和数量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说制定一项国际合作的新办法将是明智的,它将包括发展援助、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

为了避免南北分裂,发达国家必须考虑到南半球各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同发展进程有关的那些问题以及同调整那些国家的经济和债务有关的各个问题。

在处理国际贸易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谈到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资金流动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

在这一方面,必须忆及,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债务和偿还债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阻碍进一步发展和妨碍充分参与国际经济的主要障碍。

尽管突尼斯始终履行其财政承诺,我愿在此方面重申我们早先就此议题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尤其是关于通过建立一项特别基金资助就业发展项目以重新安排偿债期限。毫无疑问,此类项目,除了其直接收益将有益于受援国以外,将产生在其原来地区安置居民的效果,从而有助于减少向更富有的国家移民的流动。

就在这个大会堂里,塞因·埃尔·阿比丁·本·阿里总统提出了一项和平与发展契约,照我们看来它能加强南北各国的现有能力与潜力。

当他最近于1993年6月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讲话时,塞因·埃尔·阿比丁·本·阿里总统进一步建议组织关于马格里布各国发展的会议,以期建立马格里布同欧洲各国之间新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伙伴关系。

最后,我要谈及的是关于改革联合国机构的问题。我要再次欢迎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关于使这个世界组织的机构适应国际关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使联合国系统内行动合理化,以及重新制定其工作方法的建议。全体会员国应仔细审议并讨论提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各项要点,以期使本组织的新结构更加有效。

这项改革计划,无论是扩大安理会,还是秘书处重新分工,或是削减开支,都应得到我们的重视,使之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认为改革应强调会员国间平等原则,并保证本组织各机构决策的平衡,特别是安

理会和大会。

最后,我重申祝愿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成功;我们指望它实现世界人民的希望。

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挪威王国首相的讲话。

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地欢迎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阁下,并请她向大会讲话。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挪威)(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选就任大会主席的高级职务。

我还要欢迎本组织的新成员:安道尔、厄里特里亚、捷克共和国、摩纳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斯洛伐克。

中东的历史性大胆突破告诉我们,那怕是最深的鸿沟也可以弥合。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整个地区充满了冲突。它使超级大国处于战争边缘。它使联合国本身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它使家庭失去亲人,使人民处于恐怖之中。

如今我们必须抓住时机。当前我们也正处于联合国的转折点。我们现在必须响应响亮的号召,调动集体的政治和财政资源,把和平进程推向前进。

让过去那种关于中东分裂性的、激烈的辩论和决定成为历史的时候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以

把看来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如果我们现在支持使和平摆脱冲突死结的努力进程中动摇,我们将极度地失职。这是有远见的男男女女敢想敢干的进程。

鉴于我们与各方的长期关系,无论是同以色列领导人的友谊,还是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建立的相互信任,挪威有幸对这些限定性引人注目的事件作出了贡献。

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将于10月1日去华盛顿,致力于帮助建立和平。要使和平进程成功,必须用双方同意共同进行的经济发展来巩固和稳定它。

和平的成果对加沙和西岸的妇女、男子和儿童来说必须变成有形和真实的东西。执行进程会改变各方的观点和期望,把相互依存变为一种共同感,使今日不可及的解决办法以及远见成为可能。

加沙和西岸的经济局势引人注目,要求立即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现在我们必须对巴勒斯坦人正当但尚未实现的愿望作出反应:工作机会、学校、医院以及大学。目前我们必须援建房屋、道路和供水设施,并使和解赢利,以便让新一代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象睦邻一样在尊严的生活中没有恐惧地成长。

需要一段愈合期,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国本身、布雷顿森林体制、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欧洲共同体都从财政上实质性地参与了协调一致的、即时的和平投资计划。我保证并确认挪威的援助将是实质性的,只要有关各方有此愿望,我们将有幸继续发挥政治作用。

更新和变革时期也必须把南非和我们同该国的关系包括在内。南非急需和平与和解。确定明年四月举行民主选举的日期是一个希望灯塔,即种族隔离后体制最终将获得南非政府今日不能声称具有的民主合法性。

在南非黑人能享有他们被强行剥夺的人权的那一天到来之前,在结束暴力、对军队和警察实行共同政治控制那一天到来之前,南非仍然是一个紧急过渡中的国家。

外部世界和联合国必须最终承认种族隔离后南非以其自身和睦和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具有的潜力。需要为几代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他们现在已作好准备在其国家的经济中担负同等重要的责任。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激励那些和平和过渡的倡导者并削弱仇恨和干预的喊叫声以便在不久的一天,南非的男人和女人能最终享有自由。

我们永远不能丧失实现和平的希望。但我们的希望经受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断出现的残暴行为的严峻考验。人类为追随一种民族主义目标所能够动用的野蛮似乎没有止境。此类行径是以一种学说——种族国家学说——的名义犯下的,从而延续了这种邪恶学说作为本世纪战争与角逐的根源的存在。

种族民族主义威胁和平和稳定,随处皆然。欧洲的种族图案无助于这种情绪的减少。种族国家学说为战争开了一份处方。我们的任务是建造那种囊括而非排斥的作风并使所有多种族区域成为具有开明多样化的安全庇身场所。

在波斯尼亚,一种看上去侵略还有利可图的军事胜利在世界的那些各民族分享领域和政治结构的地方将会引起注意。仅在前苏联,种族间紧张情绪一触即发或已经爆发,比如在纳格尔尼-卡拉巴赫和阿布哈兹地区。

如果在哪里和如何使用“蓝盔部队”问题上徘徊不定的话联合国的权威则受到严重削弱。我们应当承认工作中出现的失败并汲取教训。我们的中心任务必

须是在已知各因素的基础上努力取得一种谈判解决。除谈判解决外,只有继续流血。战争是和平之外的唯一选择。挪威全力支持索瓦尔德·斯托尔滕伯格和大卫·欧文的努力。目前各方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并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以愈合的时间,以使我们能够逐步的为和平奠定基础。让我们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那里得到启示并且让我们一起向波斯尼亚各派发出一个信息:够了!和平是有可能实现的。

这问题早就该得到解决了。那里的局势已经具有灾难性,另一场冬季战争的爆发势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挪威是向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间的注意力集中在穆斯林所遭受的磨难,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在遭受巨大痛苦。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应当是公平的,应当明确军阀和战争罪犯与那些既没有选择也无人过问其唯一希望是依靠外界提供援助的受害者们之间的区别。

改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势在必行。索马里是明显的例子。对挪威来讲,促进这种协调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年底前我们将召开一次会议,以改善我们组织将人道主义和军事任务合为一体的真正和平行动的能力。

我们都应支持秘书长关于必须加强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建议。设在纽约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管理机构明显的不能满足需要。其结果是提供部队的国家采取直接控制的作法,而这大大削弱了一致性和有效性。这种又由于安全理事会倾向于作出重大决定但又无法向秘书处提供实施这些决定的手段变得更加严重。无法提供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既妨碍和平也削弱联合国的权威。

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

以下各方面：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授权必须是现实的，其目标和手段必须十分明确。我们必须为成员国部队和装备作出恰当的备用安排，挪威准备为这种集体的备用努力作出具体贡献。我们需要改善培训并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我们的训练设施应当与联合国维持和平培训连成一个整体。必须立即和大量增加联合国维持和平储备基金；此外，必须使用一种统一的维持和平预算，以使秘书长能够在安全理事会核准的情况下调配至少20%的维持和平行动预算开支。我们需要改善维持和平行动的筹资方式并提高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克制。

联合国的整个财政状况的确很糟。以绝对数据统计，我们是联合国系统的第八大捐助国；按人均算，我们则是最大的。我们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国家未能尽其义务。

秘书长说“本组织已经捉襟见肘，勉强度日。（秘书长1993年8月26日在第五委员会发言）。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责任。但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这些国家尚未交纳其会费，他们是否有资格称为安理会成员。

冷战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表现出的格局使人们对解决当地事件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及其对全球安全带来的后果的必要性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和理解。诸如环境与发展等核心问题以往被主宰国际事务的各大国视为次要的附带问题。新的希望表明，这可能会发生变化。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如果没有持续发展，和平无法长久的维持并且政治、社会教育和环境因素都必须成为发展的一部分。

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仍占据主导，它只能通过改变我们的经济如何并在那些领域继续增长得到抑

制。如果利用目前的发展方式，在今后50年内的经济活动需要进一步增长5至10倍才能满足100亿人口的需求和渴望。

当前，绝大多数的穷国只利用很少的我们的自然资源，而较为贪婪的北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消耗了本星球几十亿年积累起来的资源。挪威环境部长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提出了世界工业地区的生产和消费格局问题。明年年初，挪威将成为一次关于这些问题的会议的东道国，以便为该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作出贡献。

世界上许多地区迅速的人口增长是一颗上了弦的定时炸弹。这些增长的9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很多国家无法喂饱其当前的人口。我们可能不久将面临新的饥荒，其规模将甚至使马尔萨斯最悲观的预测相形见绌。随着人们争夺日益缺乏的土地和水资源，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移民并使国家和区域和稳定受到破坏。

将于1994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必须处理人口爆炸的复杂根源。

去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的协定无论多么不完善，仍然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制定了一项健全和雄心勃勃的议程。然而，我遗憾地说，已经任凭在里约热内卢产生的势头失去其某些动力。

世界将不会忘记，而且我们的后代将在长期内记住，各工业化国家在里约热内卢作出承诺，要提供新的和更多的资金来同气候变化作斗争并保护生物多样性。然而，迄今的捐助规模很小。

尽管在已经作出牺牲并进行了痛苦但必要的结构调整的国家中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和更为肥沃的发展土壤，尽管已把军事预算削减到应再次将这些国家视为

有信誉的水平,援助的提供仍然有气无力。

比这严重得多,而且不仅仅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各国的是,在乌拉圭回合中进行赌博,把全球自由贸易的前景当作狭隘国家利益的人质。对于强烈依赖国际贸易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一项协定,即使其每一项规定都可能不理想,仍然是绝对必要的。我促请各主要方面不辜负在东京召开的七大国会议上产生的期望,即在年底之前将达成协议。

环境和贸易必须成为下一个议程项目。我们应该更为开诚布公地讨论相互冲突的利益,并更为接受这一事实:我们没有分道扬镳的选择。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健全和科学的基础,来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源。在一个政治、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世界上,科学和知识可能是在这个方面进行健全和持久合作的唯一基础。

当我们减少我们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带来的沉重的负荷的时候,由于揭露前共产党国家几乎犯下的生态灭绝罪行,环境议程的范围不断扩大。

核威胁并不限于尚存的核武器库所固有威胁。在陆地和海洋大量储存的核废料日益威胁我们的安全。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来消除这种威胁。

核武器并没有消失,制造这种武器的能力还广泛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也许是最大的威胁。扩大和深化不扩散制度,以便构成一个更广泛的承诺和合作行为的格局是一个最为优先的事项。挪威在这方面促请各核武器国家加倍努力,以便缔结一项全面的禁试条约。我们希望它们在谈判期间不进行任何核试验。我们还促请北朝鲜充分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并遵守《不扩散条约》。

没有民主和尊重人权,发展是绝不会持久的。对促

进和捍卫对人权的尊重、社会和经济发展和、和平与安全、解放为任何社会和经济发所不可或缺的人类创造性来说,民主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促请本大会设立人权高级专员的职位,并同意大大增加分配给联合国人权活动的资源。这是一项为加强和平与稳定基础所付出的并不高的代价。

外交和国内政策之间的界线早就消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形式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必须朝着一个兼容并蓄的大家庭的方向前进,在其中强国是公正的,弱国是安全的。只有联合国能够为一个组织得好的世界提供框架,今天,这个世界过于支离破碎和没有协调。越来越多的事业成为共同事业,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未来也是如此。

中东的突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就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挑战,并使我们坚信,我们可以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文明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挪威王国首相刚才所作的发言。

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埃文斯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我热烈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选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主席。作为和圭亚那一样的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非常高兴地参加由他任主席的大会。

大会本届会议将处理一个特别繁重和重要的议程。在其处理这项议程的时候,正值对联合国的希望和期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与此同时,也对联合国系统的应付问题能力提出了许多疑问。主席先生,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你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时的智慧和经验。

副主席弗里奇夫人(列支敦士登)主持会议。

当今的世界不如我们大家在冷战结束之后所希望的那么美满。对于我们很多国家和人民来说经济和社会的恶化仍然是日常严酷的事实。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能免受其害。发达的西方经济正在停滞不前,增长率低下,失业率达到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结果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且在它们之间或者与世界上其它的贸易国之间仍然无法达成一项关于放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措施的协议,而这种协议对于重新起动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在非西方国家,增长率异常的不平衡。某些区域特别是东亚的令人注目的进展,与其他地区的持久而可怕的恶化和贫困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国家根本无法对付其国内激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且实际上已经崩溃,因而使国际社会对往往随之而产生的各种人道主义危机作出某种反应。

在安全方面,冷战的结束目睹了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的结束,并使我们免除了遭受核毁灭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看到了在裁减核军备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在核时代的历史上,第一次似乎有可能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而这项条约将禁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环境中进行核试验。我们有可能促使它更加有可能实现的办法,是在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支持谈判这一条约的决议。当然,这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目前暂停一切正在进行的核试验。我们澳大利亚坚决支持今天上午克林顿总统在这方面所讲的话。

今年我们终于在经过二十年的谈判之后签署了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但是仍然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这一项和其他各项文书得到有效的实施。而现在还有太多的国家不愿意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而这些规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威胁肯定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减少。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消除的冷战障碍——即超级大国为彼此及其各自的支持者所规定的纪律——使各国在采取行动方面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一些国家已开始在做,而有一些国家一定会力图在今后这样做。一些正在崛起经济强国尚要取得与它们新的富裕地位相称的政治或军事形象,而调整的过程一定会十分可能产生区域性紧张局势。如果这些紧张局势加剧成为冲突,就会出现一种不幸的现实,即更加精密的常规武器的扩散以及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的扩散会使任何可能发生的重大的区域性冲突成为令人震惊的整个世界的冲突。

与冷战压力消除一事相联系的,是令人不安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有关安全问题的另一种重大的新的事态发展:种族-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而这往往是以暴力形式出现的。有些族群正在准备实现他们在现有国家范围之内进行自决的要求,主要是要求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这种对权利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应该承认和支持。但是许多其他这样的族群已经表明,只有他们的民族成为国家他们才会满足,在这一过程中造成了现有国家的分裂,结果造成了使国际社会处于十分进退两难的处境。此外,精良程度各不相同的各种武器的扩散尤为加剧这些忧虑。

注视着这种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很容易使人产生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回到那种想法。因为在过去几年中,每发生一件错事,就有一些做对的事。例如,与前南斯拉夫可怕的持久的悲剧相对的。这个月我们见到了中东的和平协定——当然那只是依然是遥远的路途中的第一步,但却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一步。此外,与索马里持久的混乱和不稳定以及联合国行动在该国充其量只是取得十分有限的

成功相对,我们看到了联合国在柬埔寨的行动取得了无疑的成功并结束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真正的二十世纪悲剧,其中有血腥的战争、内战、种族灭绝、入侵和又一次的内战。

在安哥拉可怕的冲突正在继续,但在莫桑比克和平最终即将实现;在南非,种族隔离的最终消亡就在眼前,这一点纳尔逊·曼德拉上星期在这里已作了证实。在整个拉丁美洲,军事政权已让位于民主体制。在前苏联,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但在整个中欧和东欧,令人可信的声称能反映他们人民的意愿的政府正在执政。缅甸的军事政权在继续抵制该国人民明显地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意愿,但在传统上是属于铁板一块的政府结构地区内的其他一些地方,正在开始出现一些采取灵活态度和愿意作出回响的迹象,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情况是因经济需要所造成的。

但是,虽然我认为对于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状况不应该抱过于悲观和宿命的观点,但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更多的事情来增强和提高国际社会更好地治理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更好地保证和维持冷战后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我今天的发言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主题——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在确保1990年代及其后的世界和平方面所起的作用。

一年多一点时间以前,在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一次独特的会议之后,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发表了一项“和平纲领”。它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一份十分出色的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如果我们要得到较好的机会在当今社会和可以预见的将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所必须解决的大多数问题。自从那时以来,对“和平纲领”中所说明的各项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一场辩论,参与辩论的不但有政府和官员,而且也包括大学、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大众媒介的许多机构。这场辩论的结果

产生了大会上届会议的一些决议,对秘书处内一些程序和结构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并显示了将来进一步改革的可能性。

不过,这并不能说“和平纲领”所提出的各项问题现在都已经解决,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不能这么说。我们甚至还没有一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的共同的词语用来说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机构可能对安全问题作出反应的方式:例如,“缔造和平”对不同人仍然有不同的意思;“预防性外交”和“建设和平”也是一样;对于“维持和平”与“执行和平”两者之间在概念上的界线,使用这些词的每一个人并非都有相同的划法。

甚至对于国际社会对哪些问题有理由应该作出安全反应,我们似乎也没有清楚的、一致的意见。例如,我们是否承认有人道主义的干预权。如果承认的话,应该在哪些情况下进行干预并干预到哪一种程度?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何时可成为一种安全问题而有理由动用《联合国宪章》第六和第七章所规定的反应战略?

即使在谈到对一个新问题采用一项非常相类似的反应时——例如设立一项类似1946年以来已经开始的30项维持和平行动的新的维持和平行动——似乎还没有编写出一种共同可以接受的标准清单,用于指导决策者确定行动应该开始实行的确切时间,行动该如何安排、管理和提供资源、或者该行动应持续多久。当然每一种情况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安全理事会或其他机构是否真正必须在如此明显的特别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事项作出决定?

在谈到考虑如何使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其它机构包括区域性的组织能得到最好的安排、组织、管理以及资助以便它们最为有效地处理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议程时,我还不清楚我们在这场辩论中已听到了带结

论性的词句。

在自1989年以来的动荡时期里,联合国在对不断向其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作出反应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特别是联合国这个因有全球各国参加而唯一完全有能力的机构,要象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那样有效的话,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当然,提出所有这些问题比回答这些问题要容易得多。找出问题总是比确定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容易。但是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彼此并对国际社会负有责任,即设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停地寻求答案,直到我们找到共同点为止。因此,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今天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这些问题的详尽研究报告,该报告设法以可能帮助我们找到稍多共同点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这份研究报告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题为《为和平而合作》,我希望在我发言时,它已分发给各代表团。我并不自称这本书已对所涉及的任何非常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作了结论。它只是澳大利亚对秘书长去年有创见并富有建设性地发起的辩论作出的贡献。

这份研究报告设法特别做三件事。第一,提出方法,使我们在确定安全问题,确定可能作出的反应并把反应同问题对号入座时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更加明确——这就是说它们现在不够明确。第二,提出决策者在决定如果要作出反应,什么反应适合于某个新的特定安全问题时可以应用的具体标准。第三,提出联合国可以进一步有益地进行改革的优先领域清单。我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扼要概述我们试图在其每个方面所要表达的内容。

首先,在概念和词汇问题上,也许应该首先指出,这不仅仅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它关系到实际。如果决策者不使用同样的基本方法看问题,不使用同样的基本

词汇给问题下定义,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真正的危险,即他们彼此虚费词说——或者至少觉得更难制订及时和循序渐进的,切实有效、费用不大以及前后情况广泛一致的反应。

同样重要的是,对用词的选择有时可能大大影响我们思考实质问题的方法。例如:如果我们使用许多人仍在使用的“缔造和平”措词来描述军事强制行动,那么仅仅是由于这是一个非常不痛不痒和听起来富有建设性的措词,因此就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对这种行动持我们不该抱有的过分轻松态度。我建议,最好把“缔造和平”的措词限于旨在解决冲突的外交型活动,而把“执行和平”的措词专门用于描述总是十分危险和混乱并应总是作为最后手段的使用军事力量的活动。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们以逐渐升级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安全问题,例如“正在出现的威胁”、“冲突”、“武装冲突”和“其他重大安全危机”。我们的立论是,安全不是严格的或唯一的军事概念,正如许多发言者在一般性辩论中已经表明的那样,当今对安全的威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大规模非自愿性人口迁移和非法麻醉品贸易等各种因素。

同样,我们再次以逐渐升级的严重程度,用“建设和平”、“预防性外交”、“预防性部署”、“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制裁”和“执行和平”等词来确定对安全问题可能作出的反应。我们必须强调,用枪杆子解决安全问题只是最后的手段。同其他地方的普遍认识相比,我们更加重视“建立和平”的概念,我们在研究报告中给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不仅扩大到冲突后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建设战略,而且还扩大到在某些特定国家内并以涉及军事和非军事安全威

胁的国际条约类型制度形式出现的各种预防性战略。

在确定着手和平行动——无论是维持和平还是执行和平——的标准时，最重要的考虑是，应该把焦点明确集中在该项行动的目标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该项行动可能具有的效力上。绝不应为表现做了工作而采取这类行动。虽然并不是总是能够进行分析或作出肯定的预测，但总是应能够避免采取显然可能无效并因此危及联合国信誉这个其最重要资源的行动。

就维持和平而言，我们在《为和平而合作》中建议，有七个确保行动有效的基本条件：明确和可实现的目标、充足的资源、维持和平同任何正在进行缔造和平的活动密切协调、在冲突各方之间绝对公正或看起来绝对公正的能力、当地给予维持和平者很大程度的支持、以前参与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的外国对该项行动明确表示支持、以及“有路标的出口”，即有明确指定的终止时间，或一套终止标准。

在谈到执行和平行动时，我们所建议的确定参与的标准十分复杂，并且根据人们所谈论的是否是对付跨境侵略的行动，例如伊拉克和科威特，是否是为支持维持和平行动，即根据联合国介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这个理论基础而采取的行动；还是象在索马里那样为支持人道主义目标执行和平而有所不同。我认为现在不必详尽论述所有必要的细节。基本考虑总是以下几点：广泛的国际支持；明确和可实现的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全部资源充足；和明确规定的终止或审查时间。

如果联合国要以最大的效力起核心作用，它就必须参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联合国系统的进一步改变和进一步的改革的确十分有必要。其中一些改变对一些人来说必然十分痛苦，但变革就是这样。简要地说：除非联合国发展处理当今和今后的问题——不是过去的问题——的全面能力，否则联合国就有真正的危险，逐

渐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中丧失其生存所需的信誉。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们确定了一些变革的优先领域。首先是改革秘书处，以确保秘书长具有对主要联合国行动行使权力的主要指挥系统，并以更加井然有序和可以管理的方式，协调目前庞大的各部门和机构。我们支持由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设立一个新的高级机构的建议，在这个机构下，秘书长将有四个副秘书长分别负责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行动、人道主义活动以及行政与管理。每个副秘书长都对其职权范围内的各种业务问题负有完全的行政责任，并只接受秘书长的领导。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建议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建议将为整个联合国系统更加井然有序和更加有效地管理创造条件。

第二个优先需要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联合国所有关键的筹资问题。有人已经为各种冒险的外部集资意见

——即从会员国以外的来源获得资金——进行了游说，我们建议，应至少对其中一条意见，即对国际航空旅行征收小额税赋进行进一步探索。但是，当然总的来说，这个问题是包括我们当中最富有国家在内的会员国造成的，通过全额按时缴纳经常预算与和平行动的摊款，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迫使秘书长花很多时间催讨未偿还的债款破坏了妥善管理原则并有悖于基本常识。在这方面，我对布伦特兰女士几分钟前表达的意见也有同感。

如果在今年年底拖欠的款项多数能够付清，联合国的财政将处于相当完善的地位，其周转基金，维持和平储备基金及特别帐户都得到补充而联合国组织也能够支付所有尚未付清的提供部队所需费用。

第三个优先是在总部和实地改进和平行动的管理。在这方面为建立新的维持和平行动部已经作出了一些非常重大和有意义的步骤，但是还需要作更多的

工作,其中特别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展适当组成的一般性事务工作人员,以计划和管理这些行动的军事方面问题。

第四项优先是特别注意预防性外交机制,这一点也需要在总部和实地同时进行。这些工作过去主要是个案专门处理,但是政治事务部正在逐渐地建立起一种适当的专业核心。除其它任何因素之外,进一步努力阻止争端成为武装冲突有着不可辩驳的节省费用的优越性。我们估计在外地维持一百名合格的,有经验的预防外交工作人员每年的费用将是2 100万美元;将这一费用与今年的37亿美元和平行动预算,而且还请大家将这一数字与联合国盟军在参加6星期海湾战争估计所需的700亿美元作一个比较。

第五项优先是重新考虑人道主义救济协商的整个系统。尽管在建立了人道主义事务部之后有所进展,我们认为一些基本的结构问题还是存在。我们建议应当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应急救灾机构,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粮食方案(粮食方案)的基本恢复职能结合起来,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由上述机构直接地与建议将设立的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直接合作。

我们认为,第六个优先是采取不同的步骤在联合国系统内提高建立和平方面工作的地位。这毕竟是联合国组织和平与安全作用及其经济和社会作用两者之间的焦点。因此应当得到重视与强调。争取和平与安全必须包括满足基本的人身需要,以及直接的防止、制止和解决武装冲突。联合国系统的许多工作内容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建立和平,其形式是诸如制订国际法、裁军、经济和社会进步、持续发展、民主化和建立体制等活动。但是,从组织上说,还可以作许多工作,以便将

这些活动联系在一起,并认识到其安全方面的意义,即保证这些活动能够在有一种共同目标的观念下开展。

众所周知,最后一项优先事项本身也是很广泛的题目,那就是重振安全理事会,不是因为安理会现在工作无效,而是因为其明显的缺少代表性正在对其合法地位产生影响。安全理事会是整个联合国和平与安全系统的关键机构,允许其信誉逐渐遭到破坏对谁都不利。关于安理会规模与形式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应当在1995年联合国50周年的时候解决。这的确是实现一系列必要的组织改革的理想目标日期。

贯穿了整个研究报告,在我们所作出的关于结构与进程方面所有建议的背后,是一项持久的观念,即合作安全。这包括了两项人们也许熟知的概念,即共同安全与集体安全。但是合作安全的总的印象也许可以经过稍微详细的介绍来作出最佳的说明,可以把合作安全说为是一种强调保障而不是威慑的方式;兼收并蓄的而不是排外;赞成多边形式的而不是单方的或者双方的形式;不是把军事的解决办法凌架在非军事办法之上的;认为各国是安全体制的主要参与者,但是又接受不属于国家的参与者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不是特别强调建立正式的安全体制,但是也不完全抛弃这些体制;而最重要的是它强调养成对话习惯的价值观念。

合作安全精神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以《联合国宪章》为起源的。过去常常被忽视的第一条第4款,将联合国规定为“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不是各国的感受,而是各国的行动。在第55和56条中,各会员国承诺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在这一情况下强调的是促进高生活水平,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尊重人权。

在冷战中,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些义务与关切,因为

我们首先担心的是以军事手段求得生存。但是当时使我们担心的威胁已不再存在；而在冷战冻结了我们处理对安全的其它种类的威胁之前，在旧金山所写下的宪章现在应该被看作是不可忽视的指南。

我们在1990年代和其后的生存将有赖于我们对于安全的内容及有助于安全的事项形成一种新的理解。这将有赖于我们清楚地思考如何在出现新的安全问题时作出反应的能力。这将有赖于我们是否愿意重新思考并重新组成我们的体制，其中包括联合国，使其能够应付新的现实。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将有赖于我们大家形成并坚持一种为和平而合作的真正的承诺。

埃西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要赞扬大会的明智，选举了英萨纳利大使为本届会议的主席，从而突出了他的国家，圭亚那共和国的杰出作用，并且更进一步突出了拉丁美洲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我并且谨祝贺主席团成员，并且向即将离任的主席斯扎扬·加内夫先生在其任期间所作的杰出工作表示热烈祝贺。

我还要重申科特迪瓦充分信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辜负A·博瓦尼总统今年几次会晤了秘书长，极为赞赏他的公正、他的能力和他对国际社会义务尽力的精神。

最后，我国代表团还祝贺并欢迎自联合国上届会议以来接纳的国家，这使联合国组织更接近了其普遍性的目标。

副主席姆苏卡先生(赞比亚)主持会议。

1989年以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在国际关系中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使我们能够可靠地分析这种关系的所有参照点都已经消失。各国和人民关系中普遍存

在的新的信任气氛和谅解精神和有时候的团结使人们有理由抱有希望，新的世界秩序将迅速建立，这一秩序将更加稳定、更加公正和更加能够满足人民的愿望，他们盼望在一个渴望得到面包和真理的世界上共同过上幸福的生活。今天的世界正就某些价值达成共识，其中包括尊重人权居首位、迫切需要实现民主、发展和裁军，以及法治在国际关系中的首要作用。这样的事态发展必然产生巨大的希望，开辟纠正过去的错误，同大家一道分享进步的利益，并确保充分实现和平的前景。

随着真裁军的开始和最近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署，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今天正在发生明显的质变。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形势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对正义与持久和平的希望。

实际上，自相矛盾的是，两极世界的崩溃看来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打开了大门。在数十年间积累起来的草率包扎的伤口、盲目的野心和竞争及仇恨的情绪在世界不同区域重新出现，其形式是极具破坏性和野蛮的自相残杀的冲突。因此，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未能使它防止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两次自我毁灭的欧洲今天仍然面临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可怕冲突。这场与时代不合和野蛮得难以形容的战争使我们有理由在联合国系统内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27(1993)号决议首次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因为两极世界的消失而受到忽视的非洲也由于无数内部冲突而四分五裂，给整个大陆带来了不幸的后果，而该大陆需要的却是非洲国家内部、非洲国家之间和非洲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稳定与和平，以满足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迫切需要。

尽管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存在，由于无政府状态、各种形式的不容忍和暴力的阴影继续笼罩着索马

里,该国的局势继续令人深感担忧。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为重建该国和平所作的不懈和值得赞扬的努力将在规定的时间内产生积极的结果和该国全体儿女的和解。

我们也希望不久看到利比里亚冲突得到解决。该兄弟邻国最近的事态发展导致于1993年7月25日达成《科托努协定》,使我们对恢复和平感到更加乐观。

科特迪瓦一向热诚希望看到在利比里亚重新实现和平,此外,如《雅马苏克罗协定》所证明,按照这些原则采取了行动。我们对该国以国务委员会形式组成临时政府感到满意,该委员会受权组织普选。我们欢迎利比里亚政治人物为最终推倒利比里亚兄弟之间的仇恨与敌对之墙的坚定决心,从而为所有人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奠定基础。在此方面,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进一步作出承诺,寻求迅速部署新部队的必要手段,以加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驻利比里亚的军事观察组(西非共同体观察组),以帮助有效执行《科托努协定》的条款,特别是有关国务委员会生效,解除武装和各派系进驻营地的规定。国际社会同样迫切需要在《宪章》第8章的范畴内协助参加利比里亚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或区域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也需要迅速解决,以便能够向利比里亚饥荒严重的地区提供正常供应,防止寻找粮食的武装匪徒侵入并袭击边界村镇。我们谨在此祝贺以勇气、毅力和献身精神尽力在这一饱受内战蹂躏的国家拯救人类生命的所有非政府组织。

我们也应当欢迎瑞士政府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今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保护战争受害者国际会议的结束。那次会议使我们能够重申旨在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人民的各项主要国际人道主义法条约的条款,并提高公众舆论对这些条款的合法基础以及平民

受害者的困境的敏感性。

至于安哥拉,现在需要维持在执行1991年5月《比塞塞和平协定》一开始所取得的进展,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论坛上为了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作出并鼓励作出努力。

科特迪瓦只知道两条解决冲突的途径:诉诸武力或举行谈判,也就是说及其对话。国际舞台上最近发生的事件证实了对话的神圣价值,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总统一向提倡把对话作为解决所有冲突的手段。最近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不管冲突的性质如何,由负责的个人进行的对话能够成为极其有用的和平工具。

在南非,尽管暴力升级产生了暂时的不稳定,最近的政治局势的发展极为令人鼓舞。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满意地欢迎南非政党关于其打算在1994年4月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的联合声明。我们还欢迎执行过渡理事会的建立,在白人占统治地位的三个世纪以来,在举行首次多种族选举之后,该理事会将第一次让黑人大多数参与政治事务。

我们紧迫地呼吁反对南非民主改革的人不要从事可能破坏微妙的谈判进程的行动,这将拖延南非返回国际大家庭。我们欢迎南非领导人,特别是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的新的精神,这一精神导致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向国际社会发出取消对南非实施的经济和外交制裁的历史性要求。我们还欢迎南非和纳米比亚政府之间就把沃尔维斯湾港和附近岛屿的管辖权移交给纳米比亚政府达成的协定。

在中东,在经过多年的战争和长期郁结的仇恨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前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相互承认和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加沙和杰里科的历史性协

定使我们相信,在中东开始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可能会出现障碍。

现在应当赞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高级官员的勇气、清醒和自我克制精神,他们超脱环境的束缚,果断地选择了和平。在如此漫长的一段战争时期之后,他们争取和平的热情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赞扬。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设立的“霍弗埃特-布瓦尼(Houphouet-Boigny)和平奖”评选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决定授予这些卓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1993年“霍弗埃特-布瓦尼和平奖”,是十分适当的。

至于海湾局势,那里的和平仍不稳定。我们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充分执行有关该冲突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1991年4月3日第687(1991)号决议,以及883(1993)号决议。我们要求有关各方尊重这些决议的规定。我们认为,这项决议对确保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有重要意义。

在亚洲,我们欢迎柬埔寨冲突的结局,联合国在柬埔寨所展开的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所开展的雄心最大和最复杂的维持和平行动之一。我们祝贺联合国秘书处成员和提供各种特遣队的国家胜利完成这项行动,它使世界公众舆论能够充分认识常常被忽视的这一其他的联合国行动。

虽然,由冷战而产生的各种冲突现在正开始得到解决,但是,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有疑问和不稳定的时代,在冷战时期被有效地冻结或压制着的一些次要的冲突又重新抬头,这些冲突基本上产生于种族、部落或宗教原因,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阿布哈齐亚和前南斯拉夫境内所发生的令人痛心的事件就是例证。而且,现在还变得清楚的是,在当今世界中,可以识别的敌人越来越少,非常难以辨别的问题越来越多。

联合国依然是对付这些冲突必不可少的资源。我

们愿在此庄严声明,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和平纲领”中所提出的建议。

加强联合国的预防性行动,必须促使我们推动振兴和改组联合国各机构的进程,使联合国能够应付这些新的挑战。鉴于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方面所起的主导作用,应该仔细思考该机构中公平代表权的问题,以便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这一问题上,就是根据联合国会员国数目的增加以及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提高的情况,扩大安全理事会。

这种扩大应该以严格和客观的标准为基础,我们需要共同确定这些标准,同时牢记确保有效地作出和执行联合国决议的绝对必要性。联合国作为这些普遍价值的反映,不能站在正在席卷全球的民主化趋势之外。

今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具有关键性意义,使人权再度得到肯定。如果我们有理由对这次大会承认发展权利为一项基本人权感到满意,那么,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非洲许多地区灾难性的经济局势,应当在此提醒我们普遍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人权不能在贫困与苦难中兴盛。

回顾经济局势,我们注意到,1992年全球经济活动的特点是复苏缓慢,仅增长1.1%。造成这种疲软复苏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国家的全球生产增长幅度小,以及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总产值明显下降。不幸的是,这些趋势持续到1993年,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失业人数增加,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紧张问题。

在各工业化国家中所看到的这些不非常乐观的因素,对其他国家只能带来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其中非洲国家仍然是最脆弱的。

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

于173个国家人力发展情况的最近报告中,非洲53个国家,有41个被划在最后50个国家中。这些悲观的结论已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的证实。

我们知道造成这场严重不景气情况的原因,除了许多工业化国家经济活动下降以外,还包括矿产品、开采和农业商品价格暴跌,以及由此产生的我们经济的外债负担加重,使我们的投资能力受到限制。其他应当指出的原因,包括普遍经济管理不善,正如世界银行题为《非洲能力建设倡议》的报告所描述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我们这些国家目前的危机状况,其表现首先是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失业上升到无法容忍的地步,特别是在作为我们各国发展推动力的青年人中间。

这样简单勾划出来的非洲经济和社会状况很难令人鼓舞。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认为,确保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得以成功的前景,主要在于对它们采取一贯的方法。

我们这些国家已有政治勇气开始深刻的经济改革,我们的人民也越来越认识到需要进行这种调整努力。因此,在科特迪瓦,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执行一套旨在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的经济政策措施,该进程的稳定阶段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我国的公共财政有一个更加良好的基础,这是振兴我国经济并使它纳入本区域和整个大陆集体体制的基本条件。

非洲民主化进程的扩大是明显的。但是,同样清楚的是,没有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矿产、开采和农业初级产品价格公正是我们这些国家实现这种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

统计数据表明,非洲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非洲之间的贸易仅占该地区对外贸易总价值的5%。这些数

据让我们再次看到在非洲大陆上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紧迫性。

在西非,这种努力已经开始,特别是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内(该组织的条约刚刚经过修正),而且首先在西非经济联盟内,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即将成立。

在我们看来,这种组建和协调经济一体化的体制和法律架构的努力应该进行,并且应迅速地扩大到非洲所有区域,以便为建设我们各国都渴望实现的非洲共同市场铺路。

还应当指出,我们对设立非洲进出口银行寄予极大的希望,该银行的主要目的将是提高非洲的出口水平,和非洲间贸易水平。我们还应指出,在为我们这些国家在若干领域,如商业法和保险业领域扩大合作奠定基础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并建立了一个区域性统计机构。

我们愿在此特别强调非洲开发银行执行非洲一体化目标时在筹措资金方面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赞扬该机构在其努力中所表现出的意志,这种努力的目标是在结构调整计划范围内执行的行动与区域一体化目标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非洲开发银行的这一步骤影响到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的中心内容。

不用说,这种一体化只能在和平、稳定与安全的环境中进行。因此,我们欢迎在非洲统一组织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范围内建立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的机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全球经济环境仍然不利,只要我们的发达国家伙伴在这种相互依存和休戚相关的世界中缺乏坚决处理我们各国问题的必要的政治意愿,我们区域一体化的努力将仍然是徒劳的。

就在非洲边缘化日益严重时,我们欢迎日本政府

关于几天之内在东京举行非洲发展问题国际会议的积极倡议,这将使发达国家更好地了解非洲的具体问题。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鉴于非洲大陆巨大的发展需求,国际社会提供的任何援助将只是一种微小的贡献。只有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外债、环境、缉毒斗争以及重要的原料问题等方面的更加基于相互依存和休戚相关的国际合作范围内找到解决我们问题的一贯和持久办法,这种援助才会是有效的,从而可避免使我们各国仅限于充当原料提供国的专门角色,并使这些国家也能够通过转变这些产品而成为贸易关系中的消费国。

更具体地讲,里约热内卢会议由于通过《21世纪议程》,就在持续发展和环境方面立即进行大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取得了一项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科特迪瓦在实行《21世纪议程》中,建立了区域环境委员会,以起草自己有关环境的白皮书,这将帮助它集中力量实现该《议程》中所规定的目标。

在这方面,制定一项有关战胜沙漠化的国际公约对非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继续对有关该公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寄以希望。

归根结蒂,鉴于影响环境问题的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必不可少的是国际社会通过给予非洲国家足够的资金并帮助它们加强自己的科学和技术能力来公开支持这些国家的发展努力。

关于毒品及其引起的财政结果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国际社会给予认真思考。有关这一现象的最新调查表明,非洲已成为这种非法贩运的主要中心之一。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当地消费强力毒品、尤其是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情况,在很多非洲国家正明显增长。

因此,这种情况标志着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各个国家命运的全球性灾难,因为毒品造成的破坏使任何大陆

或国家无一幸免,无论它们可能多么强大。

非洲是国际毒品交易从中获利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鉴于非洲大陆在同这种危险作斗争时所能掌握的手段的极为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国际社会应提供特别是通过我国正与之进行有效合作的联合国毒品管制规划署所需要的资金。

自两极战争结束以来,历史加快了步伐。我们有幸成为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的见证人,这些事件将根据各国间和睦相处的方针影响国际关系,并因此将促进加强和平与全球安全,这些是建立一个更公正以及更加团结的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

然而,尽管和平的动力预示着更美好的明天,但我们必须承认:和平与安全的想法再也不能仅仅限于政治领域,因为事实是,只有确保所有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才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有效地使经济全球化以及当今各国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关系,也需要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加速历史步伐,因为全世界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人类极大一部分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的边缘,就不会有持久和平,也不会有普遍繁荣。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南北对话,目的在于以保证确定进一步方法来根除在当今标志着我们时代最大威胁的发展不足和贫穷。正如费利克斯·钦弗埃·博瓦尼总统常常指出的那样,和平不会与贫穷共存。

国际社会控制这种危险以及找到迅速和持久办法的能力,将决定我们共同的生存。

汉尼巴尔桑先生(冰岛)(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当选就任这一崇高职务。我祝你获得圆满成功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充分支持。

我荣幸地欢迎自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开始以来加

入本组织的新会员国——安道尔、厄立特里亚、捷克斯共和国、摩纳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等新会员国。鉴于现有184个会员国以及未来会有更多的会员国加入，本组织能够宣告自己具有比以往更高程度的普遍性。

我们通过扩展联合国的影响范围，促进了本组织为之诞生的基本目标；因为法治、自由和人的尊严与价值是所有人的共同理想，不论他们的文化或地理环境。然而联合国一般的影响范围，决不可与其作为一个机构所具有的全面性混淆起来。因此，我们在对大约50年前写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目标重新作出承诺时，也必须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适当地重新调整我们的结构和工作习惯。

如何在向联合国提出的大量而且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要求中保持它的凝聚力的问题，目前使它具有特殊的力量。在过去四年中，世界舞台上的变化已几乎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发生。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为联合国创造了新机会，并引起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同时，世界本身在很多方面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长期规划的道路上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就好的方面而言，最近若干事态发展帮助联合国将其基本设想变为现实。区域冲突有了突破，几十年来，这些冲突一直是国际社会的肉中刺。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对我们寻求的生态系统的不断增加的威胁。保护人权不再被看作是国家的专属领域。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已进一步离开了核战争毁灭的边缘。

这些都是可观的成就。但是这还远不是国际大家庭成员相互祝贺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在我们亲眼目睹之下仍然在进行可怕的屠杀。环境的恶化，尽管在严重性和范围上很不平衡，还远未被纠正。对人权的侵犯继续以令人发指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发生。虽然

世界性核灾难的危险可能已经过去，但是，仍然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危险地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不确定和新的不稳定。很清楚，现在是克服这些分裂本大会的问题、将我们的努力集中于有效处理这种挑战的时候了。

最近中东前对手之间所签订的里程碑和平协议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应是一种鼓舞的源泉。这使我们忆起古老的真理，即只要有关各方都有足够的献身精神和意愿，总是能找到办法解决甚至是最棘手的各种问题。我国政府欢迎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历史性协议。我们希望，双方相互承认将使该地区达成进一步协议，为全面和平解决铺平道路。

在赞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的远见和勇气的同时，我借此机会祝贺挪威政府采取主动行动使古老的对手坐到同一张桌子旁，我也赞扬美国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可贵调解。现在该由国际社会提供政治支持和重建的经济援助，这些支援对于使该进程存活具有至关重要意义。就北欧各国政府来说，他们已经决定充分参加这一努力。这是个不许失败的进程。

国际社会最近还目睹了另一个大胆的前进步骤，它也标志着对国际和平和稳定的一个重要贡献。我指的是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果断地走向议会民主选举的勇敢的政治家风度。作为俄罗斯人民唯一民主选举的代表，叶利钦总统在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计划时理当受到外界的大和支持。

另外一个展示一线希望的地区是南非。我国政府欢迎最近在南非走向真正民主的进展，包括决定在明年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国际社会现在应迅速响应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上周在这一讲坛所发出的呼吁，取消所有经济制裁，冰岛希望这一行动将充分有利于使南非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正常化。就冰岛而言，

它已经取消了对南非的贸易禁运。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仍在继续,尤其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惨局势。这提醒我们,不能再把种族冲突看作为个别国家的单纯责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其他前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无辜平民百姓所受到的不人道待遇已经到达如此地步,以致于国际社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提供的各种手段采取果断行动。我国政府全力支持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所提议的谈判,并期望早日就日内瓦和平计划达成协议和进行实施。必须使冲突各方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方式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冰岛也很重视前南斯拉夫战争罪行法庭的有效运转。必须将对于暴行应负责任的人绳之以法。

由于前南斯拉夫的冲突暴露了地区结构目前的局限性,联合国为在该地区重建和平和稳定承担了责任。与此同时,在实施安全理事会有关前南斯拉夫的各项决议时有着联合国同其他组织进行合作和协调的杰出榜样,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西欧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

冰岛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这些关系。只要说这点就足够了,即北约准备提供武装部队救援萨拉热窝和长期实施日内瓦和平计划,有利于国际社会,因此应该受到欢迎和鼓励。

两年半前,我们欢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巴尔干国家成为联合国主权会员国。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其欧洲邻国,伸出援助之手,对这几个共和国正在进行的重建提供了合作和帮助。就这几个巴尔干国家而言,它们表示了愿意不辜负民主社会最高标准。它们遵守国际文书,并且是那些能够充分监测它们在人权和根本自由方面尊重国际义务的组织的成员。我要表达我国政府的希望,即有关所有外国军事部

队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撤出的谈判不久将圆满结束,并定出明确的时间表。最近外国部队从立陶宛撤离应该是一个榜样。

恢复环境和取得持久的全球发展是国际社会今天所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去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结果使这些任务更为突出了。随后成立的持续发展委员会是有益于国际合作以便有效继续和履行该会议结果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宣言、战略和行动计划必须得到实施。如果在里约会议之后联合国要保持在这方面的信誉的话,我们务必要取得真正的行动和结果。

里约会议的《21世纪议程》所载的行动纲领为我们旨在持续发展的个别的或联合的活动提供了健全的基础。但是,它并不涵盖所有有害环境的活动,包括污染海洋环境的陆基活动以及在世界许多地方海洋生命资源的枯竭。该计划含有对有关这些问题的重要建议,但是,发展全球行动以保护海洋环境和保存其有生命的资源的主要责任却分配给其他论坛了,包括联合国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会议。

冰岛积极参加了该会议。冰岛同阿根廷、加拿大、智利和新西兰一起提交了一项公约草案,该公约企图在全球一级处理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的保存和合理管理。公约草案同联合国海洋法大会是一致的,它呼吁在建立和养护和管理措施方面加强区域合作,并阐明了实施业已达成协议的各项措施的机制。我国政府将继续同其他有关政府一起努力,以便在大会下一届会议上取得所有渔业国家、沿海国家和近海国家都接受的结果。

作为一个极其依赖水产资源的国家,冰岛一贯支持建立国际机制,管理各方面使用海洋的努力。冰岛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第三届海洋法大会,并于1985年批

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冰岛认为公约提供了一个可被广泛接受的制度,合理开采世界水产资源,并为广泛使用公海制定了规章,从而减少了各国有这个领域中可能发生的冲突。

在秘书长指导下举行的解决阻止某些工业化国家参加公约问题的最近一轮磋商的结果令冰岛政府深受鼓舞。我们充满希望,下一轮将能就谈判格局达成协议,保证公约普遍参加、早日生效。

早在1989年,冰岛就在这个讲坛上强调,必须有一个新的国际机制,一份“地球宪章”,明确各国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与权利。我国政府遗憾的是有关这样一份宪章的协议没有能在里约会议之前达成。因而我们强烈支持在两年后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前,把里约宣言改为“地球宪章”。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仅要保护和保存环境,同时还要促进人权并培植社会与经济发展。今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人权会议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世界大事。这次会议的成果,特别是从近来国际政治气氛中的改善看来,令我们有理由希望能更有效地在任何地方执行人权和基本自由。

如今首次出现世界多数国家保证忠实于民主法治的原则。但世界各地仍然还有违反人权的事。在人权大会的后续行动中,我们必须正面解决这类违反,把注意集中到使各国政府更重视、更可靠地保证人权。这意味着,成员国除其它事外,要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源作为政治承诺的反映。人权中心要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和人权检查,就需要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冰岛愿意支持设立人权高级专员的职务。

各国决心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生活水平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重要承诺。冰岛希望1995年召开的首脑会议能把注意力更集中到社会发展问题上,特别是注意

到还有十亿多人民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

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请注意越来越大的世界人口控制问题,如在今后几十年中不加适当管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 and 环境影响。预计从现在到21世纪头25年内,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人口将增长90%,给他们的资源造成新的重大压力。在这一背景下,应欢迎明年在开罗召开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的决定。

为了促进社会发展,我们除其它事外,还需要经济增长。世界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增长唯一最重要的工具。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的重要性正清楚地表现为大批新成员加入和世界各国政府对乌拉圭回合的重视。从冷战结束以来,关贸总协定在国际关系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把它看作是沟通相互关系以及与世界经济结合的重要途径。过去几年间,各种文化和各国间的政治壁垒已被拆除。然而不能让贸易壁垒取代铁幕。

经济改革、环境、就业机会和投资等等都是影响世界贸易,又受其影响的问题。乌拉圭回合的成功如今看来伸手可及,它将极大地提高我们通过国际合作和贸易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失败将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关贸总协定的致命打击。保护主义将重新抬起丑恶的头颅、冲突将会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此,关贸总协定的事是全世界的事。乌拉圭回合为复苏世界贸易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所有国家都从中获益。获益最大的将是发展中国家和正在转型的经济。我们来这里参加大会的人代表了我们的公民即各国的消费者。不要也不可能让特别利益集团在最后的关键性几步中破坏谈判,使我们在今年前不能达到目的。

社会和经济、人权的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问题都是扩

人安全概念的组成部分,自冷战之后我们对此都已习以为常。然而,军备控制仍然是后冷战安全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在核和常规武器控制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为了长期发展全球和平和稳定,必须对此加以利用。联合国独一无二的卓越地位使之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在全球观点和支持区域行动方面都是如此。

有些国家有计划地获取核弹头、弹道导弹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情况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必须对不扩散给予优先,并保证普遍遵守和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我们还希望,目前的暂时停止核试验能最终继之以全面、可核查的禁止试验。

维持和平行动是本组织取得相当大成功的一个领域。其结果使成员国对本组织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无论如何,现在已经到了要回顾联合国这个领域中行动的时候。审议的目的在于保证维持和平行动达到原定目的,并使其任务具体化、期限缩短。在这方面,应认真研究建立联合国预备队使联合国能在危机发生时迅速采取行动的想法。这样一支部队的存在可加强本组织的信誉及人们对它的尊敬。与此同时,成员国必须履行它们当前的义务,全部及时地缴付它们对维持和平行动分摊的款项。

我在开始发言时曾提到联合国必须对变革作出反应。自上次审议安理会成员组成以来,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与此同时,安理会特别从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担当起了《宪章》有关规定赋予它的职责。因此重新审议安理会成员组成的时机已经成熟。重新审议的目的必须是要使安理会更具有代表性,从而更有效。

我谨对最近采取的精简联合国机构并使其日常工作

和管理更加有效的主动行动表示欢迎。这对本组织重新赢得其会员国的信任,尤为必要。在此方面,冰岛赞成设立一个常设检查和调查办事处,并希望该办事处将有助于保证对欺诈、浪费和腐败等各种指控得到及时的调查。

联合国目前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的机会来适应近年来的一些积极的政治发展并从内部改进其结构。让我们同心协力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联合国,一个体现其创始人的理想并同时为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需求作出反应的联合国。

席尔瓦·西马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极为高兴地祝贺英桑纳利大使当选为大会主席,这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带来荣誉。我们知道他与智利有着长期和密切的个人联系。

我们幸运地目睹并成为人类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的一部分。过去十年中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政治、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正开始生根,与此同时,它们对新的行为准则、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体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正变得日益明显。

将民主作为单一模式加以维护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尽管对一些人来讲这种共存体制的建立产生了至今仍未结束的动乱。但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各项事态发展上,我们还能够感到某种现实的乐观。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签订协议的开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另一个则是南非对真正民主的觉醒。开始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协商一致精神则是民主范例的结果。在这一新背景下,联合国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时刻我们有理由表示乐观,也有责任表示乐观。因为只有持乐观态度我们才能够克服某些人的勉强态度和其他人求助于极端主义的诱惑。此外,我们还有必要对世界上日益流行的一种僵硬态度采取坚定

的立场。这就是哪种把制度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倾向。这是教条向完全不精密的科学转变。而这一切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即人类知识的进步正准确地表明,当今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通情达理并尽可能疏远教条主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已不再是陌生的世界。人类现实对我们并不生疏,苦难也并不遥远。智慧的胜利不再是私事。但全球化并不代表一致性。况且,如果不尊重差别,它将不再具有它今天所显示的生命力。它将失去竞争性,并且世界一体的概念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生存和活动于其中的世界,一个被令人不安的,但又令人兴奋的矛盾所困扰的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必须奋力抓住机会以便公正地提出各项积极倡议并且进一步接近人的最内在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在捍卫普遍人道主义法方面取得进展的原因。这一概念包含在对世界的新远见中,并且智利是其最坚定的倡导者。也就是这一概念使得“蓝盔人员”在过去三年中接受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90年代时期相同数目的维持和平使命。联合国部队服务于缔造和平和重建共存的可贵目标;如果我们愿有效地满足在区域敏感和全球敏感性之间取得适当均衡的需求的话,我们也必须完成这一任务。

世界范围的问题的数字俱增。不管是由于体制应用上的僵硬做法还是由于体制本身的缺陷,我们必竟看到了一些悲剧性的结果。成百万人遭受贫困带来的痛苦。悲剧也不仅限于贫穷国家。我们目睹的是一场世界范围的社会危机。这在发达国家也留下了痕迹。社会边缘化是一个现实,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令人十分担忧。

智利现政府始终将经济发展视为社会发展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我们不认为经济发展本身是目的而是人类借以得到幸福的手段。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导致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总统决定优先解决我们称之为社会债务的因素。这个词包含这样一种认识,即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考虑到它的贫困人口。这一思想被人们所接受,其结果是,智利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建议以被积极地接受。将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该次会议将明确表明联合国对此建议的关注。

我国相信,我们将尽一切必要努力以保证哥本哈根会议产生适当和具体的解决方案。环境是有利的,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将能够以一个“人民议程或纲领”结束这次首脑会议;其中一个要素则必须是更加广泛、有效与联合的国际合作。

当今世界提出了必须毫不拖延地解答的问题。贫困、饥饿及其他时弊被视为不正常现象。根除这些现象是整个社会的任务。联合国在其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它具有领导能力,这意味着为国际合作疏通渠道。

此外,我们认识到联合国在解决有关问题方面可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具体领域,我国一再强调支持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智利还提倡加强秘书长的作用,尤其是在预防性外交方面。我们称赞他的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它对各国政府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帮助。我们还饶有兴趣地期待不久发表一项发展纲领;我们将以最大的热情对它进行审议。

我们以同样的合作精神,向秘书长转达了关于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席位可能带来的好处的建议。由于这个机构非常重要,任何所提议的变动都应反映大多数国家的非常明确的政治意愿。我想非常着重地强调这一点。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中的变动是更广泛

的旨在加强联合国的努力的一部分。任何改革,如果其唯一目标只是给予某些正在出现的强国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承认,都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提议的目标,是适当的考虑到新的国际现实。与此同时,该提议寻求反映自上一次增加安理会席位以来本组织会员国数目的增加。

我们在提交给秘书长的建议中指出,改革有必要导致有限的成员国数目。这将使我们能够保证效率并实现我们的民主化目标。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使世界各个区域都有适当的代表。这将使我们能够把民主化思想同必要的平衡结合起来。

关于否决权,我们同意许多国家的意见,即,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决策手段。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明确声明,我们反对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根据这些想法,智利提出了这一可能性:使安理会包括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长期的区域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

同样是在保护民主的方面,我们必须提到,在区域一级,新的情况也使美洲国家组织可以得到的手段发生变化。这方面的明确证据,就是1991年在智利首都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所核准的圣地亚哥“对民主和恢复泛美制度所做的承诺”。这个新的方式已经产生了成果。美洲国家组织已经取得了原来在该区域无法取得的成功,在保护民主和人权领域尤其如此。

除了在这两个敏感方面采取的步骤之外,我们还关心为保护自然采取决定性行动。当前,智利任该组织内设立的环境委员会的主席。

此外,我国还参加了同犯罪进行斗争的努力。因此,我们支持各种旨在起草新的法律文书,以便有效地同这种灾祸进行斗争的主动行动。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同样非常强调经济和社会部门

的结构调整过程。这一过程将有可能解救目前千百万贫困和生活只有最低限度保障的人类。我们认为,为发展进行的合作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议程的最坚实的支柱之一。我们将继续在77国集团和任何其他机构中提出将有助于推动谈判的意见并支持这方面的主动行动。

艾尔文总统的政府已经努力争取使国际合作成为现实。我们参加了发展中国家间技术方案中的各种活动。当前,我们在43个国家中有项目,70个公营和私营部门的机构正在参加这些项目。

我们同我们在中美洲、加勒比和南美洲的邻国进行着积极的合作。把我们同墨西哥联系起来的项目也在进行之中。同样,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举办了方案。最近,我们同非洲国家和南太平洋岛屿领土签订了合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项有计划的政策的一部分,其目标是加强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的联系,并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建立紧密的纽带。

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太平洋盆地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所担负的重要作用。智利是这个大洋的一个沿岸国,我们同太平洋盆地认同是艾尔文总统奉行的外交政策中的最有革新意义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进行了持续的努力,以便加入关于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合作的各项主要协定。1990年以来,智利商业界积极参加太平洋盆地经济委员会的活动,而且自1991年以来,智利就是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我们还希望加入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我们将此视为促进区域和世界范围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在这项努力中得到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各成员国的宝贵支持,我们对此表示感激。

在另一个方面,我必须借此机会提到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我指的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恢复这些谈判为希望带来了某些依据。所谓的登克尔文本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合理的期望,虽然它在当前的局势中确实是一项重大的进展。然而,不幸的是,该文本包含了一系列对真正的贸易自由实行的限制。

乌拉圭回合中最困难的问题是农产品贸易,对于拉丁美洲各国,乃至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非常关心总协定方面的事态发展。坚持在客观上妨碍世界贸易的顽固立场为发展制造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无法对此情况继续无动于衷。

智利已充分履行了它对集体安全体系所做的承诺。我们认为,联合国的这项主动行动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是非常适当的。我国参加了一系列维持和平行动。我国向中东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派遣了军事观察员;向萨尔瓦多派遣了警察;向科威特派遣了空军人员;向柬埔寨派遣了军队人员。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维持和平行动正在面临的财政困难。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克服这些问题正在采取的步骤。

然而,我们认为,毫无疑问,任何关于和平的讨论,如果不提到在裁军方面取得的进展,都将是不全面的。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我们确信,为签署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所开始的工作将走上同样的成功之路。

我希望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简要的评价智利在恢复民主方面优先注意的一些领域内所取得的一些成效。

我想先谈谈我国重新溶入国际社会的问题。在多

边范围内,我们可以提到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使我们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选举我国驻联合国大使胡安·索马维亚担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

艾尔文总统的政府在履行其任务时,把人权看成是该政府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要达到的另一个目标。后者反映了我国的传统立场:鼓励尊重国际法并促进和平和正义。但是,与此同时,这是我国对于国际社会在智利人民处于其历史最困难的时候向他们提供巨大的支持所表示的微不足道的回报。

本届大会的任务是开始执行今年年初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所通过的《行动计划》所载的各项协议。

随着其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并保护人权和民主,智利已把争取实现有效的区域一体化作为自己的目标。

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指出一些主要的成就。我国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兄弟国家的关系已达到了不能再好的程度。可以证明这个事实的是已经签署了各项协议以及正在起草阶段的其他各种协议——在四年期间大约有220项协议和条约。

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已经为加强里约集团作出了努力;目前我们正在荣幸地从事协调其临时秘书处的工作。该机构体现了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的新途径。它体现了该地区在与地区之外的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关系中的意愿。这一政治协商一致的讲坛已在各个级别上取得值得赞扬的重要的成就。此外,它还表明了要是我们能够显示出想象力、政治公开性和现实主义的话,我们可以有多大的作为。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我们和我们的邻国所达成的谅解。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的国家元首所表示的谅解、慷慨和远见已使我们能够解决有些是已经拖了一个世纪的许多问题。我们尊重各自的传统并遵守国际法各项不可违反的原则,包括作为各项权利来源的不干涉和条约的神圣性;但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随着21世纪的到来,对我们的民族愿望交换意见是有益的,由于这些有助于促进维持和平。

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讲话是我巨大的荣幸。四年以来,我在这一重要的讲坛上代表着智利,无论是陪同艾尔文总统或是我单独一人,这都是一种令人感到充实的经验。

我们有幸在其中生活的这个时期要求作出日渐强劲和有效的反应。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结构,这种结构无疑将使我们有可能更加接近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我们能否将这一点变成现实,将取决于我们用于面对未来的聪明才智。

我对向这一棵保护我们大家的不断成长的大树提供养份的营养丰富的液汁有着充分的信心。在为和平事业作出努力的方面,联合国有着光辉的前途,但这种前途要成为可能,唯有我们表现出勇敢的想象力,向前进的知识,渴望理解为共同利益斗争永远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为变得更有人性而团结一致,并且能明智的不重犯过去的错误。

请大会各会员国接受我良好的祝愿。

阿卜杜·博罗克·阿卜杜先生(吉布提)(以法语发言): 我愿借这次机会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他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将保证本届会议取得成功。

我还要向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保加利亚外交部长斯托扬·加内夫先生表示敬意,他在大会的工作中作

出了重要的成就并表现出了孜孜不倦的献身精神。

我还要对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表示他受之无愧的敬意,他是一位准备面对任何挑战的人,也是一位热情捍卫人权的斗士。他以熟练而开明的方式领导了本组织的秘书处。我国赞赏秘书长办公室孜孜不倦的努力,因为他是在努力维持全世界和平。

我十分高兴地欢迎刚刚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特别是厄立特里亚,因为它凭着它的勇气、克己和牺牲精神,已经在独立国家的大家庭中,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大会新一届会议的召开,使我们有机会就重要的世界事件交换我们的看法并在人类事物的集体行为中划出一条界线。过去几年中最引人注目而且是富有成效的一种趋势,是保护与国家相对的人权。这种关于人权和少数人权利的思想是十分关键的。今天,那些一直困扰着国际社会的罪恶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例如东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不可弥补的差距,南非的局势,以及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整个整个的地区现在已看到有可能提供使用重要的知识和物资资源,这些资源曾被用来制造冲突,但现在它们被用来创建真正的受欢迎的和平。

我们必须热情赞扬那些目光远大的领导人的勇敢精神,因为他们逆流而上的斗争中,敢于向那些把对安全的关切看成是唯一的政治智慧的人提出挑战,并为他们本国人民和全世界开辟新的前程。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和以色列总理在华盛顿签署历史性协定并互相握手的景象使我们许多人都感到满怀希望、深受鼓舞并愿意坚持下去。我们应该对他们互相承认并对话,从而在漫长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表示赞扬,我们现在必须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以实现可行的持久和平。

这项勇敢的决定向所有拒不以言词只以枪炮说话的人表明,摆脱仇恨和剥夺彼此生存的束缚仍然是有可能的。在谋求全面和持久解决方面已发起的进程必须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该进程应该得到国际社会过去在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全面支持。

在一个同样富有爆炸性的领域,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通过签署协定同该国黑人多数临时分享权力,而踏上了政治改革进程。这项重大措施将对该国乃至整个区域的政治稳定、经济进步和繁荣产生持久影响。

这个事态发展危及那些威胁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即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极端主义分子和顽固不化的少数人。但是,我们相信,南非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本着开放和妥协的精神,反对任何可能危及迈向多种族和平等社会的让步和折衷措施。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曼德拉先生发出的呼吁,即解除对该国实施经济制裁,以促进向民主治理过渡。

不幸的是,南非不是极端主义分子唯一的战场。我们必须承认,莫桑比克、索马里、波斯尼亚和安哥拉——只举这几例——仍是自相残杀的冲突的受害者。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个因两个国家集团在冷战期间互存敌意和长期受到遏制和压抑的现象,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的压力很大,以至于在解决问题时卫星国经常被当做工具。因此,国内冲突都被迅速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今天,两个集团的概念已经失效,几乎各地都在爆发战争。不幸的是对付这些冲突温床的任务已落在联合国身上。因此,各国现在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我们相信,除了系统诉诸武力外,还有其他制止此类冲突再次爆发的方法。对国际法和人类价值观念的践踏和对人民的日趋蔑视自然是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

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存在体制上的不足,从组织不善到缺乏资金,以及使联合国无力对付这种状况的人员缺乏等等。因此,给联合国提供改正缺点所需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极为重要。

我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快速部署志愿部队,该部队置于安全理事会控制之下,由秘书长指挥,随时准备在任何时候被部署到各紧张局势的温床,因为有人一直告诉我们,对付冲突的最好办法是预防冲突。我们信奉预防性外交。这样一支部队应该受到有限防御性行动的训练和武装,并得到能够处理任何意外情况的后勤支助。

但是,我们知道,这样一支部队会面临的困难。人道主义干预原则会同国家主权概念发生冲突。但目前,联合国仍是人们唯一拥有的“消防局”,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措词的话。因此,早就该理顺联合国财政了,即使必须授权他设法得到其他资源也应在所不惜。同时还要通过设立一个总的监察机构,加强廉政和紧缩开支。

除财政问题外,我们认为,联合国系统还需要进行改革。安全理事会应该扩大,给每个区域都增加一个常任理事国,从而改变对否决权的垄断,联合国确实必须被视为表达各主权国家关切的国际机构,在联合国内必须普遍实现透明度和全球化。

联合国每次干预某一冲突都出现这些问题。联合国在索马里、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没有能够动员计划期间所需的军事人员,以至使其使命陷入僵局。在安哥拉,由于联合国无力解除战斗人员的武装,悲惨的局势仍然存在。有幸的是,在莫桑比克,妥协的精神已经战胜不共戴天的情绪。至于索马里,美国的主动行动在联合特遣部队的保护下已有可能避免一场空前的灾难。

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经历远象有人描述的那样消极。这一旨在确保当前环境和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使命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饥饿只在几个边远地区存在。虽然仍零星发生有限的暴力,但它已受到控制。各培训中心和医院已经开门。有迹象表明,商业活动已开始回升。该国各地的部落首领已举行政治和解会议。人们正在创建基本政治构架,即地区委员会。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在基层建立区域委员会,由他选出今后的政治领袖。索马里人民正在以更大的程度参加规划。确定和安排各优先事项的发展进程。

我们认为不久将获得重建的警力和司法系统将能够负起在索马里维护秩序与安全的大部分责任。

因此,我要再次吁请各捐助国履行它们向联合国作出的财政承诺,因为联合国第二期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的完全成功有赖于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则第二期联索行动的拖延和失败将大大鼓励擅长于部落暴力的所谓军伐,并摧毁发展民主和法治的任何机会。

我还要忆及,联合国曾愿意促成政治体制的完全恢复,并同意同现有人员合作,这使得索马里的“鹰派”感到不可一世。现在至关重要,必须剥夺这些坏人伤害他人的能力,以便得以建立真正的民主。我们认为,这是联合国避免象在波斯尼亚所经历的那样陷入被动的唯一办法——在波斯尼亚,除了一些仍是一纸空文的决议外,人们只是对那些严重践踏基本人权的情况表示愤慨和口头谴责,而那些藐视国际法的勒索和“种族清洗”却仍在继续进行。

另外在设立战争法庭方面的过份拖延只是加剧了这种国际社会的可怕被动局面。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法庭不久将开庭,同时拥有对其有效工作至关重要的人员、权力、资金和会员国的合作。我们强调这一

点是因为我们痛惜联合国目前奉行的双重标准政策,这项政策使得波斯尼亚的罪犯不受处罚,同时无情地追究世界其他地方的罪犯。这无疑损害了联合国行动的信誉,并使集体安全暴露在各类侵略者和军伐的贪婪胃口面前。

在通过各项决议的时候,联合国必须保证这些决议得到尊重和遵守,否则“集体安全”将会意味着“有选择的安全”。

可惜,种族和社区的冲突并不是对世界和平的唯一威胁。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由于从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为边界变得更为复杂,成为冲突的另一种触媒,因为这种完全是谬误的瓜分造成了经济上难以生存的领土实体。这些国家曾经是超级大国的缓冲国,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军火库,而加上贫困的因素,执政的政权因而往往选择动武,而不是讲理。

面对这样多的困难,建立一个有共同特征并且受到民主的价值与原则鼓舞的繁荣与和睦的国家就成为一个艰巨的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内战与动乱所困,陷于动乱之中,导致国家的分裂。因此,逃离这些地区的居民大举进入吉布提这样的国家,而该国目前背负着130 000难民的包袱喘不过气来,这相当于其本国人口的23%。

但是我们还是承受了这一巨大的包袱,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这个巨大的全球村的唯一动力就是相互依存。因此,应当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而通过多边合作提供技能与技术也应当增加。此外,我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断进步与持久繁荣的基础。

随着重要区域经济集团的形成,我们的国家受到了被排斥的威胁。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在冷战结束时引起的巨大希望完全破灭了。我们仍在等待本来可以分配到发展方面的资源。更糟糕的是,发达国家将

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这是联合国为发展援助而制定的很起码的目标)的承诺只有两个国家承担了。其他国家最多才刚达到0.2%。

尽管局势困难而且有时候很混乱,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了很大进步,并且为从大量和不断提供的援助中得到利益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其他国家却被国际信贷机构视为无偿债能力。

显然,我们迫切地需要进一步的多边和双边援助,使我们能够满足我们预算和投资的需要,因为我们自己的投资资源已经缩小了。除了这一黯然的景象之外,我们还必须指出援助的滥用以及管理不当。但是,许多国家已经决心实行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而这需要进一步的援助,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

面对构成我国经济基础的国际贸易与航行的高速发展,我国整顿了其港口设施,金融服务以及通讯网络。

我们迫切地想要避免违背所谓民主之风,开展了政治改革,举行了选举,并且通过了新的宪法,规定并且保证了个人的权利。

尽管区域环境充满敌意,而且很不稳定,吉布提始终是一块安定的绿洲,也是安全的避风港。我们地区严重混乱的不良影响严重地削弱了吉布提共和国,而在这一地区部署大批军备也无助于维护和平的气氛与环境。

因此,吉布提共和国也将会遇到自己的政治问题,这是区域不稳定的一种自然延伸。但是这些问题会得到控制,因为吉布提将通过阻止暴力来加强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吉布提共和国为维护 and 加强国内以及全世界的和平所走的道路与所做的承诺。

塞雷奇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特别愉

快和荣幸地衷心祝贺主席当选主持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我还要对上一任主席加内夫先生以卓越的方式主持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表示高度的敬意。

我谨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特别是他的有力的作用以及宝贵的个人贡献。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借此机会向6个最新的会员国致意。我们特别欢迎我们的邻国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该国的稳定、领土完整以及国际的承认对巴尔干地区的安定十分重要。

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我们看到了许多重要的事变。我们看到了各国人民为进步、繁荣、和睦以及理解、和平与合作,还有生存而做的努力。冷战的结束为各国人民实现被剥夺了的自决与民族特征、民主与平等的愿望铺平了道路。这使其民族与精神财富更加接近,并且加强了其在世界各文明国家之间占有应有地位的努力。

但是这些努力的同时也有危机与冲突,而这些危机与冲突已经发展,现在成为我们最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天最愉快地欢呼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双方取得的令人钦佩的进展,这一点表现在关于结束多年来敌对立场的历史性协定之上。这一非凡的成就最好地证明了,如果所有方面表示愿意,那么总是能够找到适当的和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现在正是我们回顾世界外交的主要参与者为此而作出了宝贵贡献的适当时刻,我们并且可以表示相信它们有了这种承诺后,将会继续处理其他类似的重要问题。

在大会去年的会议上,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高兴地在这一大会上宣布了民主力量的胜利,并宣布阿尔巴尼亚决心重新加入民主与文明国家的社会。今天,我荣幸地在同一讲坛上有义务宣布,我国的民主改革是成功的,它包括了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和所有领域。

这一改革不可逆转地决定了阿尔巴尼亚社会发展的方向,而我国社会正在迅猛地前进。在这一政府执政一年多之后,阿尔巴尼亚在建立其在实质上是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及体制方面采取了重大的步骤,并且在尊重并以法律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采取了重大的步骤。

我们现在真正可以说阿尔巴尼亚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的民主改革。我们将通过建立民主机构以便在各种政治问题上采取行动,建立非政府组织以确保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的治理,以实现巩固宪法规定的民主政治秩序的目标。目前领导阿尔巴尼亚的人具有新的理想、意识形态和观念。政府及其纲领受到普遍的支持,这是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

阿尔巴尼亚在总的民主改革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走向自由和开放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对封闭和低效率的经济进行全面改革。在一个不知道改革或合作为何物的国家里进行这一改革是很困难的,也确是很痛苦的。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对阿尔巴尼亚改革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此外,严格执行联合国的制裁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经济损失影响了阿尔巴尼亚经济复苏的节奏。阿尔巴尼亚经济政策要取得成功还取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共同体等重要的世界经济机构通过各种项目给予的各项援助和合作,还取决于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参与的具体援助和合作项目。阿尔巴尼亚已经超越了紧急援助阶段,正在大力开展营利的活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机构也正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政府的执政时间还很短,但是,产生的积极成果已显而易见。

执行严格的货币政策已经使月通货膨胀率从1992年的15%下降到1993年3月的0.9%。自去年8月以来,阿

尔巴尼亚货币对硬通货的汇率比较固定,预算赤字也有了很大的减少。由于农用土地的大规模私有化,农业生产增长了25%。

很自然,在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不仅要对付过渡时期和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还要对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本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发展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影响了我们为恢复破产的经济而进行的努力,阻碍了在阿尔巴尼亚和整个巴尔干地区为推进民主进程的努力。我们认为在前南斯拉夫和整个巴尔干地区创造民主的环境以及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气候是决定本地区未来的重要因素,因为本地区曾多次遭受冲突之苦,我们决心对在巴尔干各国建立这样一种和平谅解与合作的民主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阿尔巴尼亚外交政策的重点是为国家的民主变革和全面的振兴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恰恰在于在巴尔干建立这种民主的环境并把本地区充分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这方面阿尔巴尼亚长期的政治目标仍然是通过鼓励与欧洲集体经济、政治和安全论坛及机构进行并行的合作以逐步实现欧洲的全面一体化。加速一体化的可靠保障是依照欧洲的标准制定先进的、民主的立法,另对国家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进行机构改革,同时使经济全面私有化,并全面鼓励国内和国外的私有部门在阿尔巴尼亚积极开展活动。在此,也应该提一下的是欧洲理事会这一欧洲民主的重要论坛所提供的直接援助。

阿尔巴尼亚认为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机构,它对于为在欧洲和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而组织具体的国家间合作必不可少。我们与这个欧洲安全方面的政治军事组织关系旨在不断加强合作,以完全融入其结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北大西洋理事会与其他欧洲—大西洋组

织进行密切合作,不仅通过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和增进参与国间的谅解,还可以通过预防冲突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制定一项共同的安全政策才有利于创造相互信任的气候,才能够对付新的挑战。阿尔巴尼亚通过在这些论坛上所表达的立场证明了它自始至终地遵守这一评估。

保护和尊重人权是当今新世界民主秩序的基本问题之一,它与尤其是世界上的欠发达和动荡的地地区的稳步发展和民主变革、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与人类实现福利、社会经济及政治进步、自由与民主的理想紧密交织在一起。当前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依照其各自的国内条件承诺共同努力为实现一个文明的、进步的世界把这些理想变成现实。阿尔巴尼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期间付出的高昂代价,极其珍视人权和政治和公民自由。依照这一观点,我国政府认为对于民主和人权的支持是其政治方向的指导。它决心在毫无例外和一视同仁地尊重各阶层人民和人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和文明社会。阿尔巴尼亚已经加入了两项联合国基本人权条约并正在准备加入一系列其他公约。不久以前阿尔巴尼亚议会在我国历史上首次通过了《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根本法》,从而表明了我们决心把人权置于我们正在创建的新阿尔巴尼亚民主社会的稳固基础的前列。

我们认为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是人权的一个重要而不可分割的方面。阿尔巴尼亚这方面政策的原则是充分平等和一视同仁和创造一个广阔的民主空间,以使少数民族能够表现其自己的民族特征,以及创造一个典范式的信任和共存的气候。少数民族是阿尔巴尼亚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作为我国民主发展和积极变革的主角在国家和地方

管理层中的所有社会政治结构中有真正的代表。它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处境将与我国其他人口的处境一起得到改善。

冷战的结束使人类摆脱了全球对抗的恐惧,虽然和平与安全仍然受到若干区域性冲突的严重威胁。在世界某些地区,一些由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政权掌权的国家的行为与热爱和平的国际社会的向往和努力背道而驰。世界各不同地区,现在有30多个武装冲突在燃烧,伴以各种残暴罪行,并给平民带来极大痛苦。这些冲突公然残踏人权,并带有各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使人类震惊不已。

前南斯拉夫境内,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冲突是欧洲境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残暴最危险的冲突,但这场冲突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解决办法。对无辜平民骇人听闻的屠杀,“种族清洗”这种野蛮的种族灭绝作法,以及所有其他同这场冲突相联的非人行径,都已再次证明,极权和极端民族主义社会是不可能被改造的。这场冲突是对文明的欧洲,对整个热爱和平的人类的良知、人道主义情感和同情心的挑战。因此,人类需要作出坚定的集体回答。我们已经看到,实行制裁虽然对塞尔维亚的经济有影响,但并不是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唯一和最有效的办法。这是因为某些国家的实际行动同他们的支持制裁的口头声明有差别。制裁未能使塞尔维亚的战争机器瘫痪和受到严重损失,原因就在于此。时间已经证明,制裁需要同时采取其他的压力措施相配合。

我们认为,应该为大家树立令人信服的榜样,说明联合国对侵略的反应和立场都是一样的。联合国负有义务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执行《宪章》的各项原则,建立和平及实现人类的希望。

然而,我们理解,作为根据国际社会协商一致意见

所采取的唯一手段,联合国的制裁将继续实施,对贝尔格莱德当局施加必要的压力,直至整个南斯拉夫危机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包括科索沃局势有全面的改善为止。

南斯拉夫危机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因为它涉及许多相互交织的因素和利益。显然,这场危机最悲惨和最残暴地表现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上,一年多以来,该局势一直是公众舆论关心和努力以及世界最主要大国的外交工作的中心。我要强调,我国谴责塞尔维亚的侵略,欢呼并毫无保留地支持国际社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和平的一切努力。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将支持以自由和公正协定为基础的为解决波斯尼亚冲突的任何办法。牺牲其他人民,如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的利益,使领土扩张和“种族清洗”合法化的解决办法,很难带来和平。

此外,我们愿请这一重要的国际论坛注意,南斯拉夫危机的其他方面也不能忽视,因为,这些方面不仅能对前南斯拉夫境内而且会对整个巴尔干及其以外地区带来悲剧性后果。

据此,我谨指出,前南斯拉夫境内,特别是科索沃问题,对这场危机找到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坚持,这一问题必须得到适当解决。如果在评估这一因素时,坚持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并入塞尔维亚,而且前南斯拉夫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僵硬立场,那将一事无成,反而使《大塞尔维亚》的思想得到肯定,使其合法化,而牺牲其他人民的利益。

我们认为,前南斯拉夫的瓦解——这也是现在所谓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使前南斯拉夫联邦继承权的问题,出现了完全新的情况:它提出了考虑各人民自决权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表达其意愿的问题。如

果按某些人的想法,这就意味着战争,那么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就应该进行干预,保证《宪章》的原则得到尊重。我们坚决认为,不能承认通过侵略和“种族清洗”强制改变的边界或取得的领土。

选择很清楚:如果我们要人民相信新的国际秩序,我们就必须创造实现和捍卫它们的愿望所需要的一切正当国际条件,建立起一套联合国保护无法自卫的国家和人民的全新体制。

关于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问题,我们认为其解决办法是在前南斯拉夫和整个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广泛的民主空间,使生活在这个空间中联成一片的领土上700多万阿尔巴尼亚人有交流的自由,有迁徙的自由。我们反对领土分裂和分割,反对把一个单一的人民密封在各邻国的边界内。

我相信,我说在科索沃发生爆发冲突将是一场大悲剧的开始,这种说法在此也代表了许多国家的意见。阿尔巴尼亚深切感谢国际社会为防止冲突扩散到科索沃,为支持那里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被剥夺的权利而作的一切努力。我也表示我对联合国的感谢,联合国已发出明确警告,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采取任何战争性行动,都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十分感谢这种支持,并请国际社会严肃承诺,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防止波斯尼亚的悲剧在科索沃重演。

阿尔巴尼亚早已表明,把科索沃置于联合国的管制和保护之下,是预防冲突和制止塞尔维亚正在那里悄悄执行的“种族清洗”的唯一的有保证的办法。这样也能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合法代表和塞尔维亚当局就该省份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前南斯拉夫继承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进行对话,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

因此,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即只有联合国,主要是安全理事会,应当迅速采取必要措施,预防该地区发

生冲突。

在冲突发生前使用维持和平部队的概念已在理论上得到巩固并付诸实施的时候,在科索沃问题上进行预防性部署,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一场巴尔干的武装冲突的爆发,将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我们深为关注科索沃问题和1989年取消科索沃自治把它完全并入并接受塞尔维亚的军事和警察领导以来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我们提请适当注意这一事实,即南斯拉夫的危机的和平解决应当包括前南斯拉夫整个领域及其所有方面和问题。任何缺乏必要的国际保障的部分解决,都将是不稳定的,并不能消除发生新冲突的萌芽。

简言之,我谨重申,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认为,联合国有能力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处理由我们时代的急剧发展而带来的一切挑战,特别是在安全、裁军、和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等领域中的严重问题。

我们认为,联合国也是在新时代中负责集体捍卫和平的主要机构,阿尔巴尼亚将毫无保留地支持以加强这一普遍性组织的效率为目的的一切倡议。

下午8时45分散会
